

1314

(一)

武當豪俠傳

繡像劍俠傑作仿宋本

廣益書局
刊行



李序

人生消遣之法至衆也。掃地焚香消遣法也。對月彈琴消遣法也。雅歌淺酌消遣法也。至於寫其塊壘舒其牢愁則必託之於筆墨而後磊落之胸襟乃見。夫物不得其平則鳴如土者以詩鳴。蘇公以文鳴。雜說家則以詞章鳴。汪子景星自束髮受書即遨遊於燕南薊月夕華晨美人名士春燈燕子之場恆舞酣語之境靡不揚州夢醒小杜魂銷二十凡寓於目而刺於心者皆詩袖中原原墨本也。而龍潭虎穴鑿險椎幽宦海風波官戲賈誼盈腔之憤悶屈平平世之牢騷有言之而無自者恆欲藉營城子聊舒抑塞著武當豪俠一編寫俠者與實行以自寫也。是以寫龍俠則飛揚盡致寫鳳俠則藻如而武功彪炳之境熱血濟人之處尤足使苦海千尋冤禽雪憤紅塵萬里害馬潛乃著者先具遊龍之筆繡鳳之才化墨漬爲煙雲覩世情如冰雪而後有青絲一縷眉眉妙諦也。古人云潑翻三升墨腕底走蛟龍而於文境髣髴似之。景星固寫真聖手也。予安得不爲之序。

李氏景林序於京江國術館

景星先生郢政

挾得如椽筆。描來濁世愁。熱中見肝膽。皮裏蓄春秋。塵海風波靖。荒山鬼魅搜。書生真健者。題句古今留。花落空齋靜。英雄爲寫生。墨無閒着處。劍有不平鳴。輕燕翻鳳影。征鴻出塞聲。愛侬蒼妙極。神狗幻雲門。

吳門平襟亞題

陸序

無木鐸。不足以警狗路也。無金人。不足以戒多言也。無異書異史。不足以振士類精神。激英雄肝膽也。夫世至匪風下。泉榛莽塞途。豺狼橫於野。魑魅屬於宵。大陸羶風。幾難立足。豪傑之士。手無尺寸權。雖欲展其不平之抱負。而限於資格。囿於蹊徑。又無從舒其抑鬱。拓其心胸。於是假一文一藝。以鳴於世焉。噫。其心亦良苦矣。孟東野以詩鳴。蘇長公以文鳴。而汪子以說部鳴。抑知爲說部。其意旨實不囿於說部也。文爲說部。其光線實不限於說部也。如螻蛄淮南各派。爲害世之詭物。卽有武當俠以爲之敵。猶之兔則受制於鷹。蛙則受制於蛇。螳螂則受制於黃雀。各分其類。以相制。然後使黑暗之人。實易爲光明之世界。沉淪之苦海。易爲熙皞之春台。此乃汪子生平不平之意氣。有前空千古。後空千古。爲千古忠臣。烈士。義夫。節婦。雪千秋。不白之奇冤。吐一線莫伸之屈氣。武當俠者。不必有其人。不必不有其人。不必有其事。亦不必不有其事。有其人。而後世界之詭異滅。有其事。而後世界之人心快。卽有其人。卽有其事。而其人。之肝膽。其人之懷抱。其事之艱辛。其事之險巇。無此洋洋灑灑。矯矯錚錚之健筆。亦無從形此離離奇奇怪異之景象。並無以惕此離離奇奇怪異之人心。汪子殆武當俠之第二化身也。口懸如河。才量於斗。積半生千萬斛之塊壘。當此燈窗花影。月明人靜之時。爲英雄寫其本色。美人寫其牢愁。何莫非須彌子悲天憫人之志。所激而成之耶。而汪子之才。抱於茲可見。而汪子之經藝。亦於是可傳矣。

青浦陸士諤序於海上醫廬

韓序

聞之書能益智。書能餽貧。書誠濟人寶筏也。余雖賦質椎魯。而于古人之篇作。靡不涉獵而心饜之。不爲此也。卽時人之一言一藝一筆墨。凡有合于心理。關于性功者。雖稗官野史。亦愛讀之。而不忍釋。汪子景星予舊雨也。其心理學心性功久矣。夫加人一等矣。特遭時不侶。無以展其抱負。特假風雨一廬。霜毫寫志。所著武當豪俠一編。構序於予。以寇編首。余考武當先派。在前代會助國家。凌厲不克。與忠臣烈士并駕齊驅。然跡重豪俠好義。拔刀淳人。總不外方山劇孟之一流。汪子寫俠者之心理。一開一合。一吞一吐。其騰踔攫拏之形勢。如龍之盤于雲表。有變幻而莫測者。重名之曰龍也。固宜寫俠者之性功。有聲有色。有質有文。重聯翩飛舞之情形。如鳳之鳴于朝陽。有翱翔而無際者。重名之曰鳳也。亦宜夫有龍鳳變幻之姿勢。寫俠者奔騰豪放之心胸。非特爲是書出聲顯色。絕透空前。以煊閱者一瀉千里之眼目。卽作者亦可謂心具雕龍。口生白鳳。而耀此聲香于一時矣。

民國二十年清和月射湖鈞叟序

答廣州劉南圖先生代序

頃接手教。焚香展誦。滿紙春風。譽我教我。先生愛我深矣。然來示有一「武俠」之著。近於詭誕無稽。不登大雅之堂。文章之士。不願爲亦不屑爲也。云云。繩星致力於正軌。盛意拳拳。至爲可感。惟「武俠」二字。先生或未細加按索。致有此見。左之論星。不得不重來曉舌矣。以「武俠」二字論善技擊者曰「武」。尚義氣者曰「俠」。技擊之精者。或有凌空却敵。踏月尋仇。事如紅線。隱娘。虬髯。黃衫。輩是也。義氣之重者。嘗有毀家紓難。殺身全人事。如豫讓。專諸。荊軻。田橫。孟嘗。秦嬭婦。輩是也。正史雖渺記載。裨史則數見不鮮矣。尤有申者。武俠之意旨。與神怪之意旨。背道而馳。實不能相混。亦不可相混者也。武俠爲事實。神怪爲理想。涇渭明分。豈可混而爲一哉。容有如先生所述者。則亦爲操瓢之士。信筆譎來。作升斗計也。星雖不敏。尚不敢以此種不經之著示人也。且著書立說。與世道人心之關係至重。烏可不審慎落筆乎。坊間所出之武俠說部。多若雨後春筍。欲求一抓得武俠神髓者。則百難得一。厥故不外乎武俠說部問世既多。著者不得不立奇標異。以滿足讀者之希望。於是著風漸下。泪乎今日。竟合神怪武俠而爲一途。讀者不察。亦錯認苦李爲甜桃。可傷孰甚。然而撰述者不能辭其咎矣。先生才識天人。或不以小子長舌善辨也。

世晚汪景星再拜

范成龍



范益高

侯氏



太清和尚

铁佛和尚



铁珠和尚

法空大师



画眉童子

麻瘋道人



樊會宗

徐得祿



郭步淦

胡廷國



石特親王

尹樹勳



惠白田

李鳴岐



濮
賽
花

達必口



芳
晴

魯巴圖
公懼威



白
髮
夜
叉

娘大卜



鵬大濮



雷震霄

緣滿

慶刁



師圓
太靜

趙凡
大師



君岳
老丈

了塵
大師



楚雲

武鳳
鳴



(五)

太玄和尚

公孫長子



何家強

尉遲紅



超人道

武劍鋒



萬人傑

何家瑞



鳳英

燕双金



鳳君

鳳雛



三齊

湘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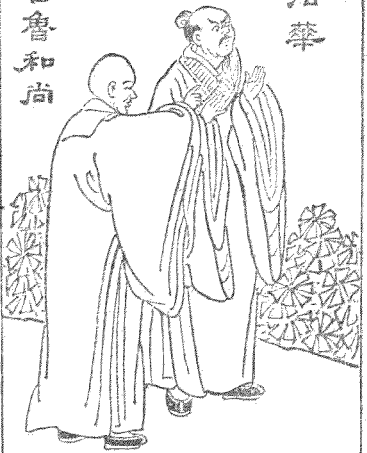
月白

無色



法華

古魯和尚



金大勇

田浩



駱孝昌

郝標



李龍

李虎



武當豪俠傳目次

卷上

第一回	當門禍水悍婦虐佳兒	窄路冤家淫髡迷小俠	一
第二回	萬念皆空荒山依老衲	一絲不掛鬧市出奇文	七
第三回	恩賜五龍錫親王啓妬	巧偷雙鳳盃淫賊銷魂	一三
第四回	燈昏月暗白絹散芳魂	日暮途窮清言喪賊膽	一九
第五回	牛鬼蛇神娘兒開黑店	熱心俠骨豪傑解重圍	二六
第六回	刀戟森嚴鏢師臨大敵	烟波浩蕩和尚顯神功	三二
第七回	遭雷火劍好花經暴雨	服冰雪丹檀口貼香腮	三八
第八回	雨阻陽台良宵驚劇變	雲迷巫峽午夜報深仇	四四
第九回	狗苟蠅營媒婆翻妙舌	鵲巢鳩占惡霸得嬌妻	五一
第十回	似會相識小子復歸來	無可奈何壽翁遭毒打	五七
第十一回	古寺殲神龍英雄得劍	廣場施妙手俠女偷桃	六三
第十二回	造蒼生福佳人呈色相	貽畢世羞府尹入勾欄	六九
第十三回	災民洩憤署外炕龍蝦	老叟呈能口中飛鐵彈	七五
第十四回	一見多情彩聲嘸嘸	兩心暗印軟語綿綿	八一
第十五回	情侶一雙河干談愛果	僧鞋兩隻宮內露行藏	八七

第十六回 荒菴逢豔魅引月勾風
 第十七回 魔窟逃生火燒蓮仙廟
 第十八回 色授魂飛空山聞燕語
 第十九回 皇宮盜寶巧計騙情郎
 第二十回 安慶府深宵劫要犯
 第二十一回 湯藥親嚙老僧有母
 第二十二回 醫海新聞老嫗調少女
 第二十三回 朋友情深席延兩豪傑
 第二十四回 龍鳳訂婚良朋爲月老

卷 下

第二十五回 疑假疑真魂銷甘露水
 第二十六回 昏夜闖皇宮禍中得福
 第二十七回 匆匆行色小俠訪情人
 第二十八回 鴛鴦腿誤勝銀頭叟
 第二十九回 失心頭物豪傑讀魚絨
 第三十回 范成龍被囚遭暗算
 第三十一回 春光洩漏醋海起狂瀾
 第三十二回 雪迷田隴無賴喪身

幽室困英雄撩雲撥雨……………九三
 懸崖飛劍光被柳公峯……………九九
 心驚魄動廢屋聽鶻啼……………一〇五
 羅帳藏兵神威懾魔女……………一一〇
 杭州城星夜訪奇僧……………一一六
 風波疊起高士辭醫……………一二一
 佛門穢史羅漢劫觀音……………一二六
 夫妻計巧酒醉衆強徒……………一三二
 風雲變色莽漢鬥番僧……………一三八

卽空卽色春滿肉屏風……………一
 深宵探盜穴絕處逢生……………六
 娓娓清言老叟談往事……………一二
 蟋蟀功嚇退鐵背狼……………一八
 尋意中人英雄入虎穴……………二四
 金雙燕重義更多情……………三〇
 秋色平分情天呈異彩……………三六
 花映門楣親王得趣……………四二

第三十三回	良宵未度硬折鳳鸞儔	橫禍飛來慘遭脂粉劫	四八
第三十四回	城外馮冤家送終主簿	浪頭尋好夢嚇煞徒兒	五五
第三十五回	拔樹撼山隻身敵四虎	掀天揭地獨力敗雙雄	六一
第三十六回	飄零書劍大俠隱荒菴	憔悴花枝哀鶻啼野塚	六八
第三十七回	咄咄逼人藩王施伎倆	循循誘我小玉賣風騷	七四
第三十八回	帳裏刀光親王遭慘戮	房中血影兵部受虛驚	八一
第三十九回	愁小子誤試消遙椅	俏女俠陷身安樂窟	八七
第四十回	武鳳雛施威救好友	李紅英獻媚惑英雄	九四
第四十一回	癘發龍陽鐵珠傷命	身離虎口畫眉受創	一〇〇
第四十二回	義薄青雲女俠不平除害馬	冤沉黑海老僧報德救孤鷄	一〇八
第四十三回	豺狼成性父女分張	虺蝎為心弟兄作惡	一一七
第四十四回	登徒具肉眼不識神僧	惡霸受奇窘誤姦胞妹	一二六
第四十五回	喬五虎恃強先斃命	蔣三馬棄暗決投明	一三四
第四十六回	庇惡容奸覺智遭痛罵	窮詞屈理廣慧受飛刑	一四三
第四十七回	山中會議巧盜黃金印	月下訂婚生擒白玉屏	一五二
第四十八回	霧捲雲消羣奸授首	墨枯筆禿一部告成	一六三

寫實長
篇小說
武當豪俠傳卷上

第一回 當門禍水悍婦虐佳兒 窄路冤家淫髡迷小俠

老天也有不平時。這是鷗波詩話裏的一句詩。著者是李愛山。他本是一個窮酸了。這一句詩。是他咏西北風的。到了冬天。西北風幾乎成了家常的便飯。他老先生被西北風吹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後觸景生情。纔有這句詩出來。我們細細的在這一句詩上一思索。覺得很有些兒道理的。像老天至公至大。本來不能而又不可將這不平兩個字加到他的頭上去的。可是我替李愛山設身處地着想一下。老天真有些兒不平哩。一年四季。首季是春天。放着可愛的日光。吹著和暖的春風。大家皆感着十分舒服。到了夏天。炎炎熱日。大家雖然感着些不適。可是沒有什麼階級。可以分的。有錢的人同一樣的受熱。沒錢的人也同一樣的受熱。這熱還有些兒公理。秋天不去說他。單講冬天。有錢的朋友。裹絲棉。着羊羔。圍爐取暖。舉盃賞雪。更不知道怎樣。西北風的可怕。可是一班沒錢的窮朋友。到了這數九交冬的時候。他們唯一難過的關頭便到了。他們靠一雙手喫飯。一雙手結西北風吹得伸不出來做事。於是他們的生計。上面不知不覺的便要受到重大的打擊了。肚中飢。身上寒。這一種生活。不是變相的地獄嗎。所以也難怪李愛山說。老天有不平的時候了。在一班沒錢的朋友心理想起來。最好一年四季。祇有春夏秋。沒有冬天。那才算公平理。這日。走他們癡人作夢罷。老天便能照他們的理想上來了嗎。閑話丟開。我先來寫出一個受西北風壓迫的人來。和諸公如見吧。(閑閑的點逗入題。何等的自然。)維揚朝北靠運河邊。有一個村落。叫做范家村。這村共有三十多家。居民。靠着耕種過活。大戶人家十多頃田。小戶人家也有三五頃。在週圍五十里之內。大約可算最富足的村落了。別的地方。不是地瘠民窮。便是水旱為禍。唯有范家村的田疇。皆在運河的圩傍。遇到水年。他們的田是一面高的。水不能淹。他們田裏停留。遇到旱年。他們隨意將圩開了一些兒。放水到田裏。以夠田裏受用的爲止。所以別處鬧

着水滂旱災，獨有范家村年年大有歲歲豐收。這村上一色皆是姓范的，有一個族長，名叫范益高，他的田畝最多，班輩又長，所以在村的居民，皆推戴他做一村的董事，無論什麼事情，皆由他來料理。這范益高本來是一個急公好義的人物，他見眾人這樣推戴他，他越發虛懷下士，勉力從公，有時家中的要緊的事情，放棄不顧，去替公家辦事。可是有一個缺憾，你道是什麼缺憾呢？原來他的元配李氏，生了一子，她在二十七歲上便去世了，他因為內務乏人料理，便又續娶繼室侯氏。這侯氏本來是一個屠戶家的女兒，在娶她的時候，范益高被媒人瞞着，不知底細，到結婚之後，這才明白。范益高勃然大怒，便將兩個媒婆喊來，大罵一頓。那兩個媒婆受了侯家的賄賂，雖然被范益高罵得血噴狗頭，可是看着金錢的分上，不去和他辨駁了，而且這做虛媒本來是法律上所不許的，因此他倆祇好用好話來招賠范益高。一個說買他家豬，不買他家圈，祇要小姐賢，管他家屠戶也好，不屠戶也好，再也不會沒辱到大官人門第的一個。說這位侯小姐，確可算一株活潑潑的鮮花，又美貌，又莊重，在這週近，再想去尋第二個，恐怕打起高脚燈籠，也不容易尋到咧。（確是媒婆的口吻）范益高本來是將她倆罵一頓，算是出上一口惡氣，其他也沒有什麼方法，可想了，木已成舟，米已成飯，祇好將就一些兒。馬馬虎虎的罷。這侯氏雖然是沒門第人家的女子，倒也靈活機警哩。（不云態度大方，而曰靈活機警，用筆有輕重）她進了范家門之後，內務皆是她一個人料理，不要范益高來煩一些神，便是對待范益高的前妻，丟下來的兒子成龍，也自十分週到。范益高對於她，先還有一些兒鄙視的心理，後來見她這樣的能幹，倒重視她了。遇事皆十分溫存體貼，比較從前的李氏，還要恩愛三分。（欣欣易親者，乍親便成仇，怨由遠處寫來，著者閱世深矣）誰知這侯氏是一個落水的饅首，不能上盤，受不得寵愛。她見丈夫這樣的對自己好，她只道丈夫懼怕自己的咧。（此輩的思想，自與常人不同）她便執戈躍馬，漸漸的將本來的面目，放展出來了。家中用的僮僕，稍不如意，便惡聲惡語，或者是長鞭大杖，打的鬼哭神嚎。范益高御下一向是寬厚的，那班僕人見新來的奶奶，這樣的嚴厲，不免在背地裏，便要說長道短的了。可是秦檜有三個好友，岳飛有三個仇人，秦檜雖惡，還有臭肉同味的傢伙，和他接近哩。這侯氏雖惡，自然也有不少助紂為虐的人在着哩。他們聽的那班僕人，在背後念新

奶奶的歪嘴。他們便將僕人在背地裏的話，加油加醬對侯氏說了。侯氏自然是要生氣的了。便在范益高面前訴說這班僕人的壞處。范益高到了此時，已經有些兒知道侯氏的脾氣了。家裏的僕人，日脚最少的，也用了五六年了。他們一向各稱職守，沒有什麼軌外的行動的。如今到了她的手裏使用，便道出許多的壞處來。她的爲人，也就可以從用人方面窺得一二了。范益高當面不能說她器量小，不能容物啊。祇好用好話來安慰她。一回總算將她的不可遏止的怒氣，安慰得平息了。誰知不過三天，他又在范益高的面前，嘖咕那班僕人的不是了。范益高便對她說道：「一個主人家，不是好做的啊。待人接物，都要小心大量，才可上下相安。沒有什麼勃谿的事情發生哩。常言道得好：水寬魚住。一個主人家，好比是水用僕們，便是魚。你的度量不大，什麼人都不能夠使用的了。單講一個已故的李氏，她在范家門上八年，從來未曾有過一回和使用的人們爭上奪下的。侯氏聽得這話，立刻將面孔板下來，撒嬌撒癡，打滾放賴的哭道：「好好好，我連一個僕人都不能管理了。你說李氏好，你仍將李氏的棺材抬家來，叫她給你去照料吧。我也不能爲人了。」（潑辣口吻如聞。）范益高是一個世面上的人，不肯怎樣的和她爭吵。祇好讓她一頭不叫外人笑話。這一頭不讓，萬事全休。這一頭讓了，倒讓出無窮的囉唆來了。由此向後，沒有一天不淘氣生惱。侯氏得步進步，漸漸的將原形一齊暴露出來了。成日家惡聲惡語，稍有一些兒不如意處，便釘着范益高，吵得一天星斗，黯然無色。范益高又是氣，又是悔，不上三個月，光景，便得了一個上隔的重症。點水不能進肚。那些僕人十分惶急。（寫僕人惶急絕倒。）東請醫，西買藥，可是如石沉大海，一點兒效驗的消息也沒有。那個侯氏倒一些兒心事也沒有。鎮天價，吆五喝六的行她新奶奶的排場，更不會到范益高的病榻邊來詢問一聲好醜的。范益高在病中，見侯氏這樣的冷淡，自己越發悔恨不已。有毛病的人，再加上這些悔恨懊惱的心事，自然要趨到垂危的一途了。范益高一臥不起，竟與人世長辭了。成龍此刻纔十二歲，一切的知識已經了解了。他家本來包着一個教書的先生的。這先生姓谷，是天津的人氏。他在范家已有八九年了。范益高身後的事宜，一面由族家出來料理，一面由谷先生部署一切。范成龍自從他的父親去世之後，終日價在孝帳裏，飲泣吞聲，也沒有心腸去讀書求進了。谷先生雖然是時常的開導他，無奈他固

執不從。侯氏自從益高去世之後，大權在握，肆意欲爲，一面將那班多年役用老誠持重的僕人，一齊回掉不用，一面將侯家的狐羣狗黨，一齊拉到范家來聽候遣用。谷先生也會勸她過幾次，無奈她一開口，便沒有人說話的餘地了。她道：「我家的事情，無庸外人來干預。」谷先生見勸說不進，他自己便告退了。侯氏更不挽留。谷先生去後，她見沒有什麼礙眼的人物在家中，她便開始來凌虐成龍了。起初不過是打罵而已，後來漸漸的短少成龍的衣食了。成龍雖然伶俐，到了此刻，却也和失巢的小鳥相似了。鎮天價的在哭泣悲傷中，度着生活。那些家族那知道內中有這一回事呢。成龍年紀到底幼稚哩，雖然受了侯氏百般的虐待，可是兀的不敢在外邊人們的面前露出一些兒消息的。了。冬天已經這樣的守口如瓶了。家中的人們，皆是侯氏的心腹，更不肯輕易在外人的面前露出一些兒消息的。了。冬天到了，可憐一個范成龍，連一件棉襖都沒有，祇着一件破舊不堪的壞夾袍兒，頭上戴着一頂飛花漏洞的舊帽兒，下身祇穿一條破夾褲，足上穿着一雙鮎魚大開口的壞鞋兒，手裏拿着一根小竹竿兒，蹲在五谷場角上，看守着場上日光下的糧食。不多時，那些沒處尋食的凍雀兒，一齊聚得來想喫上一飽了。他連忙跼起來，揮動那根小竹竿兒，趕去了那些凍雀兒。重行又蹲下身去，面孔背着風，不住的索索亂戰。那張小面孔上，由紅而白，由白入紫，兩頰上的寒噤粟兒，一粒粒像鱗魚皮也似的凸了出來。他咬緊了牙關，和那西北風對抗着。（情景逼真）在這時候，瞥見一個三十上下的和尚，背後掛搭着一面韋駝的神像，一頭的亂髮，雖然有一道雪亮的銅箍束着，可是經到怒如雷吼的西北風一吹，已經將他那一張栗壳色的面孔，遮起一半來了。他右手腕上懸着一串酒盃口大小的鐵佛珠兒，一顆一顆的皆磨的亮可耀眼。左手執着一柄木魚槌兒，在腰間懸的那斗大的木魚兒上面獨……獨……獨……不斷地敲着。走到范家的門口，敲了半天，未見有人出來佈施。他一轉身，一眼望見范成龍坐在五谷場角上，他便慢慢的走了過來。朝范成龍細細的一望，也不打話。范成龍見這和尚到了自己的面前，他便抬起頭來，朝他仔細一望，不由他便打了一個寒噤兒。暗道：「世間竟有這怪狀奇形的人哩。原來那和尚生得醜陋凹眼，濃眉大鼻，闊口黃牙，一雙手背上露出好幾溜黑毛。」（描寫一個惡僧，直欲從字裏行間跳躍出來，寧非奇筆）他在范成龍面部上望了一會，笑

嘻嘻的伸手將范成龍的肩頭一拍也不說話轉身便走說也不信范成龍身不由己的站起身來隨着那個和尚勳身走了。那和尚出了范家村便到運河東圩上了。范成龍也跟着上了東圩。那和尚潑步飛奔。范成龍也跟着他一步不放的向北奔去。這時候雖然有一些兒慘白的日光照耀在大地上。可是被一陣陣的西北風和一幕一幕的愁雲在天空裏將那日光逼得時出時沒。天冷極了。路上的行人簡直不看見有幾個行走了。那和尚飛奔了一程大約下去五十多里路程了他忽然站住。范成龍隨後也就趕到了。那和尚捉住他的領頭。往起一提順手向腰間一夾。又放開大步向北奔去。過了好久的時候到了一座古廟的面前了。廟前有幾個防圩的官兵一式的夾着一把皂角式的腰刀。在廟前踱來踱去。口中不住的打着哆嗦。那和尚到了他倆的身邊笑道。軍爺此刻尚在上差嗎。那兩個兵士回頭朝他笑道。喫了朝廷三分餉。身子賣給帝王家。天不論冷到什麼程度。可是我們差原舊是要上的。你的腰間夾的那小孩子是那兒的。那和尚笑道。這是收來的一個未剃頭的小徒弟啊。在路上他走不動了。我祇好夾着他走到這裏。他說着進了廟了。走到南廂的套房裏。將范成龍放到一張床上。范成龍祇有翻眼睛的分兒了。始終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兒的。列公。你們知道這和尚的來歷麼。他便是天台山崆峒派法空大師的二徒弟鐵珠和尚。這法空共有兩個徒弟哩。大徒弟叫鐵佛。平日是在高郵雌雄塔落腳的。有時到各地去遊歷。沒一定的。鐵珠和尚由天台山下來。一脚便到邵伯的下面運河邊的大王廟裏來掛單。這鐵珠和尚是一個無所不爲的惡僧。他仗自己有一身出色。驚人的硬分兒。(硬分是武藝的代名詞。)誰都奈何他不得的。在運河上下的黑道裏的朋友。沒一個不懼怕他的。有時大夥兒在什麼地方幹了一筆好生意。不問鐵珠知道不知道。都分他一份的。這鐵珠沒事的時候。便到各處去。以化緣爲名。如果看見有什麼美貌的小孩。他便用迷雀眼的方法。將這小孩帶了走了。這迷雀眼的一種手術。和末藥。是江湖上摘心幫裏的最厲害最很毒的一着。也就是拐帶小孩第一神妙的手段。拐帶小孩。原來這種叫迷雀眼。又叫霧雞。一面用點筋的方法。點亂了小孩的神經。一面用迷藥迷了小孩的耳目。受捉弄的。經過他這兩種手術之後。不由的便神經錯亂。不能開口。跟着他走了。他並不和那個受術的小孩說話。因爲一說話。那個小孩聽得聲音便

復了知覺了，非要將那個小孩子一直帶到他們祕密室裏，不能使他復了知覺的。這鐵珠拐帶小孩去賣嗎？不是的。原來他拐帶小孩與拐帶幫是兩樣的目的。摘心幫拐帶幫等弄到手的小孩，皆是要到他處去販賣。在下手的時候，更不分男女大小，皆有被拐帶的資格。可是鐵珠所要的小孩，却不是這樣的了。女的不要，男的要小的不要，大的要。非要由二十歲以下，十二歲以上，纔有被拐的資格哩。他將那些大男孩帶到廟中來，迫着他做龍陽材料。從他的可以免掉送命，不從他的，頓時拖到祕密室裏去殺了。爬出心來，給他下酒。這座大王廟，向來是有一隊官兵在裏面駐紮的。隊長曹得標原是一個酒鬼，祇要有了三盃下肚，什麼天大的事情，皆不關了。鐵珠知道他的脾氣，時常辦一些兒美酒佳餚來請他痛飲一醉。曹得標因此和鐵珠非常的夠交情。大和尚長，大和尚短，叫得連珠噦響的。這鐵珠爲什麼要來結納他呢？原來他部下的耳目衆多，不要漏出消息來。官碼子一方面，他倒沒有什麼懼怕，祇恐他的師父和師兄知道了他的行爲，那便不好辦咧。他將范成龍帶到套房裏，放到床上，用醒興藥往他的鼻孔裏一抹。不多時，他打了兩個噴嚏，坐了起來。四下裏一打量，很驚奇。對鐵珠說道：「和尚，你將我帶到這裏做什麼啊？」鐵珠笑嘻嘻的說道：「好孩子，我看你蹲在那兒，凍得可憐，所以將你領到這裏來，叫你享福的。你肯做我的徒弟，我什麼事都依從你。范成龍道：我是一個好端端的人，怎麼又要做起和尚來呢？不答應，不答應。你快些兒送我回去，休要惹得我的性子起來。喊人來將你捉去打上一頓啊。」（絕倒，身已入了虎穴，還要拿大話來嚇人。活畫是個孩子。）鐵珠笑道：「孩子，你還是聽我的話好。不信我的話，嘿……范成龍道：不聽你的話，怎麼樣……鐵珠忽然將一對大眼一翻，冷冷的說道：「你不聽我的話，麼來來，我且帶你到一個地方去看看，你可要答應我了。他說着，將范成龍的手腕一拉，出了套房，到了外邊的明間裏。他將范成龍往腰間一夾，上了神檯，揭去了那一軸彌勒佛的懸像，裏面便露出一個暗門來了。他進了暗門，便是朝下的梯兒。他登登登跑了下去。原來是一個長方兩丈多的地窟，裏面靠東壁下放着一張床。西壁下却打着兩根棗木樁兒，樁上綁着兩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都生得眉清目秀，乍看上去，和兩個美貌的女子一樣。他倆背後的土壁上，懸着三個大開膛的死孩子，鮮血淋漓，手足皆被剝去了。范成龍見了這樣的情形，不由的嚇

得舌頭打了結。連一聲都喊不來了。鐵珠將他往床上一放，猶笑一聲說道：「你不答應我，便叫像懸在牆上的那錢，個一般模樣兒。范成龍聽得，沒口價的哀聲說道：『好師父，我依從你老人家了。祇求你老人家不要殺我罷。』」到這刻，纔知道范成龍危矣。鐵珠呵呵的笑着，好孩子，你不要駭怕，你祇要依從我，我斷不怎樣你的。你和我且樂上一樂吧。他說着，伸手解放自己的衣帶兒，又來給范成龍解鈕扣兒，可憐一個范成龍，不知道他要來怎樣自己。可是又不敢聲張，將一張小面孔，嚇得現出一種漲紫的顏色出來。鐵珠之肉不足食矣。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猛聽得有人在地窟頂上說話道：「你們道他在套房裏，怎麼不在裏面啊，敢是出去了麼……鐵珠聽得，只嚇得霍地丟去范成龍，一溜煙躡了出去。」

【評】武俠說部以不平開宗，可謂搔着癢處，再由不平引出善惡，更由善惡而演出許多喜怒哀樂的事實，秩序井然，一絲不亂，以數千言而包括如許之要旨，著者胸無丘壑，曷克臻此。范成龍爲全書中之主中主，故開場即見。

第二回 萬念皆空荒山依老衲 一絲不掛鬧市出奇文

看官這鐵珠正在要大啖其餘桃的當兒，忽地聽得窟頂上有人說話，他便嚇得連忙的放了范成龍，直躡出去，是一回什麼事呢。原來在地窟上面說話的，不是別人，却正是他的師兄鐵佛和尚。鐵珠聽得他說話的聲音，怎能還在窟裏留連呢。他趕緊躡了出來，一揭佛像，不料鐵佛恰巧站在明間裏。鐵佛見他從佛像的懸軸的後面躡了出來，便對他冷笑一聲道：「你近來幹的事情很好啊。鐵珠知道不妙，硬着頭皮答道：『我沒有幹什麼軌外的事情啊。』鐵佛道：『我也不和你辨白。我且問你這淮安徐大人家兩位小公子，你帶到這裏來幹什麼的。鐵珠聽得頓時面孔上露出一種驚慌的神氣來，說道：『我……我……我帶他倆來教授武藝的。』鐵佛道：『他倆現在什麼地方呢。』鐵珠指着那軸佛像說道：『他倆在鍊功室裏哩。』鐵佛聽得更不說話，飛身進了地窟，見了窟內的情形，勃然大怒，趕緊返身出來，却不見鐵珠的蹤跡了。借此一放，鐵佛便向那班官兵問道：『鐵珠到那裏去了。那些兵士異口同聲的回他一個不知道。鐵佛又

到廟外邊來追尋了一程，仍然未見一些影子。鐵佛無奈，只得將范成龍和綁在樁上沒有死的兩個孩子，一齊救出來。在大殿上細細的問了他們的端的。這才知道鐵佛所幹的事實。鐵佛便將隊長曹得標喊來，將鐵佛作惡的事實對他說明。曹得標嚇得將舌頭伸出來，半晌縮不進去（絕倒大夢醒了）。沒口價請鐵佛不要張揚，恐怕自己要受到處分。鐵佛在法空那裏學武藝的時候，便和鐵珠不合行爲一個存心忠實，一個存心險詐。法空不明白他倆的脾氣，一味愛護小徒弟鐵珠，與鐵佛倒反落落的不什麼十分的貼近（和尚之愛小徒，猶世人之溺愛小兒子）。他倆下山之後，分道揚鑣，從來不會晤的。鐵珠在大王廟落腳下來，雖然距離高郵不過三百里，可是如隔千山萬水。奉旨也不到雌雄塔來看望鐵佛的。鐵佛因爲他的心術不良，却也不要來見他。這一次鐵佛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他原來到山東蒙山去訪太清和尚去。這太清和尚是武當派的第九世一個出類拔萃的大俠。他住在蒙山的玉鸞峯上的朝雲下院裏面，平素不輕易和外人接近的。各派裏有名的大劍俠到蒙山來拜訪他，可未曾接談過一次。皆以閉門羹餉客。因此各派中的首領，都與他沒有什麼好感（此句是全部風雲的導火線）。他這樣清高孤獨，難道人海中沒有一人可以接近他嗎？有哩，是誰，便是少華山真武洞的麻瘋道人。這麻瘋道人是峨嵋七劍俠中的一個首領。他和太清却有很深的友誼哩。除却他，便是鐵佛了。這鐵佛怎麼能夠和太清接近的呢？原來也有一個原因哩。當鐵佛在法空那裏的時候，太清有一次到法空這裏來，爲着互論頭肋功的事情，見了鐵佛，便非常的器重他了。後來他知道鐵佛下山了，他便時常差畫眉童子到雌雄塔來，召鐵佛到蒙山去。因此鐵佛的武藝，得到太清的指示，越發進步無已了。這一次鐵佛又預備到蒙山來了，他從淮安經過，在一家酒館裏，喫了一頓酒飯，剛剛走出門口，迎面來了四個公差，用鐵索兒將他的頭頸套起，拉了一把，便要動身。鐵佛喫了一驚，忙立定腳根說道：四位公爺，好端端的用鐵索來套我，出家人幹什麼啊？我出家人一沒有犯法，二沒有行凶……那四個公差齊聲說道：不要多說廢話，且隨我們到府署裏面去，自然明白。鐵佛聽得，更不多辯，隨着他四個進了府署。淮安府徐得祿一拍驚堂，對鐵佛說道：和尚，你是一個出家人，膽敢不守清規，拐帶本府的兩個兒子，到什麼地方去了？趕緊給我從實招來。鐵佛聽得到，弄

得丈二的金剛。一時摸不着頭腦了。打了一個稽首說道：「貧僧自入空門，恪守清規，從未敢有什麼軌外的行動。府大人指貧僧爲拐帶的犯人，沒憑沒據，貧僧雖死亦不能瞞目的。徐得祿道：『你還要證人麼？』人來給我將郭老夫子請來……」一聲未了，早有兩個差人很快的到後面去，不一會領出一個鬚眉皆白的老學究來，在右邊設下一個座位來。給他坐下。徐得祿便向他問道：「老夫子，這和尚是不是拐帶下官兩個小兒的犯人啊？那個老學究將一副老光的眼鏡，擡了起來，向鐵佛上下細細的一打量，便道：『論起這和尚的衣服來，却和那個和尚彷彿。可是那個和尚，頰下沒有虬髯的，而且手裏還有一串酒盃口大小的佛珠兒。這和尚沒有我說拐帶二位公子的，不是這個和尚啊。』徐得祿聽得，連忙親自下位來，解去鐵佛身上的鐵索兒，說道：「這一遭倒誤會，冒犯了大和尚了。鐵佛連道：『不要緊，不要緊。我方才聽得老先生的話，很有一些兒奇怪。一個和尚爲什麼要拐帶人家的小孩呢？他在什麼時候拐帶去的呢？』郭老先生說道：「前天我和府大人的兩位小公子，一同到城西的泳興池裏去沐浴，回來在十字巷口，碰到那個和尚，他伸手在兩個小公子的肩膀上一拍，他回身便走，兩個小公子便隨着他一同走了。那時我雖然在後邊狂喊他，他倆無奈他倆好像沒有聽見的一樣。鐵佛聽到這裏，心中明白，便道：「這和尚既然敢幹出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情來，敗壞我們佛門的戒律，貧僧破些兒工夫，將他捉來，給府大人懲辦便了。他說罷，辭別出來，暗自躊躇道：『照他們的話，因細細的想起來，一定是鐵珠幹的了。我且到大王廟去訪探一下子看。』鐵佛來此，雖曰訪二徐的消息，其實是救一范成龍耳。著者用筆不肯明寫，殊有梵燈鬼影，不可捉摸之妙。」以上的一段，便是鐵佛到大王廟的經過。他在大王廟救出徐家兩公子，以及范成龍，他先將二徐送到淮安府去。徐得祿十分感謝，他又問詢范成龍一回家事，知道范成龍是一個孤苦伶仃的苦小子，他不再將他送回去受磨折，心中早有安排成龍的計劃了。他便將成龍帶到蒙山去拜見太清，求太清發一發慈悲，將他收下。太清見了范成龍，生得那樣的清秀，倒也很願意收了他，做一個弟子。當下鐵佛便命范成龍給太清覓了一個師徒的大禮。太清的徒弟原有六個，范成龍來却是第七了。（先寫出太清徒弟的數目來，以後逐漸出場，用筆妙在有層次。）如今在太清的身邊的，祇有一個畫眉童子，和范成龍了。鐵佛命成龍在

太清的座下行了大禮之後，又將畫眉童子喊了出來，和成龍見禮。那畫眉童子生得比較范成龍還要俊俏三分，最令人可愛的，便是那兩彎柳葉也似的眉毛，覆着一雙俏眼，兩頰嬌嫩得不讓雨後桃花，前鬢齊眉，後髮披肩，穿一件藕白的小襖，站在成龍的身邊，和成龍的身材相仿。鐵佛笑着對畫眉童子說道：「弟弟，這個新來的弟弟，要你領導他哩。他有了不好的去處，你儘可拿出做師兄的身分來責罰他罷。」那個畫眉童子臉兒一紅，扭過頭去吃吃的笑着：「媚態如見。」也不答話。鐵佛又問他說道：「弟弟，你今年幾歲了？他低下頭去，再也不肯答鐵佛的話。太清笑道：「這孩子不成大器，見了生人，連一句話都不敢說了出來的。」他今年十二歲了。鐵佛笑道：「那倒和范弟弟是同庚的了。太清點頭微笑：「這一笑，笑出無限的事情來了。」鐵佛在蒙山盤桓了幾天，他便辭了太清，回到雌雄塔去，着意訪鐵珠的下落了。暫且慢表，再說范成龍在朝雲下院裏住着一天到晚，沒有事情可做。畫眉童子見了他，兀自木生生的不肯和他接近。（落落難合者，一合便不可離。）直過了有兩個多月，他倆才漸漸的廝熟起來。范成龍是一個熱性的小孩，自從和畫眉認識了一時，都不能離掉他，無論什麼事情，皆要詢問畫眉。畫眉的性質却和他是兩途的了。沒有事的時候，不肯和他多講話。有一天畫眉童子，在後面院子裏練着太極拳，范成龍在太清靜室裏給太清掃地，太清問他說道：「你的師兄在後面練太極拳了，你快去叫他教你。」范成龍忙將地上掃得清靜，倒剪着雙手，向後邊而來，到了後院的門口，一陣風來，幾乎將他撞倒。（暗寫太極拳之聲勢。）他怔了一怔，正待舉步進去，說也不信，明明的沒有一些阻礙。他走進一步，便要倒退了兩步，再也莫想踏進院門一步。他好生奇怪，只得站在院子外邊，遙見畫眉童子穿了一身黑色的拳衣，在那裏展着家數，一路一路的打着一直等他住了手，他這纔走了進院，對他笑道：「怎麼啦？你在打拳的時候，我怎麼跑不進院子來？這是什麼緣故啊？」畫眉童子微笑說道：「你那裡知道啊？我打起太極拳來，不要說你了，便是有功夫的人，也還走不進門哩。」范成龍道：「我實在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你在那裏打拳，我也不靠你的身邊，更沒有什麼東西來阻礙，怎麼不能進門的呢？」他嘻嘻的笑着，道：「孩子，一個人打拳，沒有拳風嗎？我的太極拳打起來，不過在院裏一些地方，拳風可以達到的。我們師父如果練起太極拳來，三里之內，沒有人可以走進一步哩。」（太

清的功夫，可見端倪了。范成龍聽得不由的將舌頭伸了一伸說道：「我的媽呀，這樣功夫，怎麼樣兒練的呢？」畫眉笑道：「你這些話，說得太也沒有勇氣了，不論什麼難做難學的事，皆是人決心毅力學出來的啊。常言道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祇要有心去幹，什麼事情不能成功呢？」此數語大可爲畏難偷安的朋友作一當頭棒喝。范成龍笑道：「那麼像這太極拳，我也能夠學了。」畫眉童子正色說道：「這又有什麼不能學呢？祇怕不專心罷。」范成龍忙道：「我決心聽你指教，學這門功夫便了。」畫眉童子道：「只要你專心學這門功夫，我自然樂於教授你的。」范成龍從這一天起，每日不間的隨着畫眉練習太極拳了。風雨無間的刻苦研究，有一年之久，漸漸的有了些眉目了。可是范成龍性情近於硬把式，不近於軟手脚，雖然十分用心練習，可是進步兀的沒有畫眉那般的快。但是范成龍的一口水秀雙背，刀確練得十分嫻熟了，更有外五門的硬功夫，皆能夠領略到九層了。太清每逢朔望兩天的辰牌時候，他朝日之後，便到後院來教練他倆各門的功夫。范成龍本來是一個伶俐不過的人，經太清和畫眉兩個互相指撥，到了第三年的春季，已經練得一身絕好的功夫了。（范成龍練習何種功夫，此刻只不寫明，後文慢慢的宣佈出來，愈見精采。）

到三月十五那一天，他便和畫眉童子，在暗地裏商量道：「昨天我給師父到山下樊家集去買肉桂、合藥，聽得人們說，今天樊家集舉行迎神賽會哩，我倆去瞧一回熱鬧，好麼？」畫眉道：「好是好，只怕師父要阻止我們啊。」范成龍道：「我們只說到山拗裏尋葛根作粉的，他老人家一定准許的了。」畫眉笑道：「我却不敢在師父的面前撒謊，你去對他老人家說罷。」范成龍欣然跑到靜室裏，太清坐在蒲團上面，正自看六鍊大圖經哩，他打了一個稽首說道：「弟子和畫眉師兄到山拗裏去尋葛根作粉，求師父允許。」太清也不答話，祇點了點頭。范成龍滿心歡喜，連忙跑了出來，向畫眉招招手兒。畫眉走了過來，他低聲笑道：「師父竟給我騙得答應了，我們去罷。」再遲一會兒，恐怕過時，那就看不着了。畫眉微笑點頭，便和他下山了。話分兩頭，這樊家集爲什麼在三月半這一天要舉行迎神賽會呢？這其間也有一段緣因哩。樊家集離蒙山嶺下，不過五六里路程，集中共有一千多家住戶，商業倒很繁盛，大多數皆是做皮貨和酒的生意。貂皮羊皮、虎皮豹皮，應有盡有，酒類如山，東大酒、麪燒、糟燒、茄皮等等，都很出名的。在前年的三月裏，集中忽然出了一件怪

事。你道是什麼怪事。便是婦女們在街道上面行走。好端端的。自己要脫去自己的衣服。並且要脫得一絲不掛。四大皆空。在脫衣服的時候。自己也知道。可是心不做主。定要脫得精光。然後抱起衣服回去。一個婦女犯了這樣的毛病。十個也犯了一百個。接連着犯了。她們回到家裏。都是仰臥在床上。不食不語。家中的人們。都給她們嚇得手足無措。一個地方有了怪事出現。那麼馬上便有謠言發生了。大家都說樊家集做皮貨生意的人家太多了。宰牲場裏一天到晚。不知殺了多少牲口哩。如今出了這個岔事。一定是那些被殺的牲口作怪的啊。這個謠言鬧傳出來之後。立刻傳遍了全城。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知道。那些被岔事的人家。便買上許多的大香大燭。到家裏行祈禱。默神菩薩息怒。(愚民可憐。亦復可笑。)在這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集東的關帝廟裏有一個老道士。忽然在廟門前。晚得一絲不掛。五大皆空。(絕倒。寫老道士只爲五大。男子較婦女多上一大。讀者肚裏明白了。)大聲喊道。吾乃赤身大帝是也。樊家集殺生害命。干動上天之怒。婦女脫衣。不過小小一回懲戒。爾等倘能回頭改過。本大帝或可網開一面。不予追究。患脫衣症者。(症名奇突)趕緊延關帝廟老道士長風醫治。定可全愈……吾神去也。他說罷。撲地倒下。(讀者至此。必疑著者寫怪誕不經的神話了。然而不然。下文當有絕妙的分解)當時聚看的人們。忙到各處去。將老道士的話發贖震聾。到處宣傳。到了第二天。長風老道。立刻便成了一個走運道的醫生。東家去醫病。西家去診視。忙得不亦樂乎。不上幾天。樊家集的婦女們。一齊恢復原狀了。她們自從被長風將脫衣症醫好了之後。皆一心推重長風老道了。每逢朔望前一日。皆到廟裏喫淨身聖水。通夜不回去。都要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時候。她們才回去哩。她們在廟中喫的是什麼樣兒的淨身聖水。這淨身聖水。怎樣的喫法。說起來也足令人研究一下兒哩。她們在未去廟裏來的時候。都要慢慢條廝理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然後纔乘車坐轎。到廟裏來。到了廟裏。先在老道士的房間裏。用了一些兒茶點。然後由各小道士一人領一個。到後邊去。長風揀四個面貌最漂亮的女子。將中殿的門關閉起來。這時候。休道在下不能進去。探着究竟。是怎樣的喫法了。便是天王老子。也不能進去的。他們這喫聖水的事情。是最祕密的。不過在那班婦女喫聖水之後。由後殿裏出來。一個個滿面的春色。頭髮蓬鬆。在這一點上看起來。高明的

讀者們便預料到一二了。這淨身的聖水果然有特殊的效驗咧。你道是什麼效驗呢。不要着急。聽我道來。樊會宗是樊家集一個很有頭臉的紳士。却也是一個有財有勢氣可吞牛的惡霸。他有一個兒子。娶了陳家的女兒爲室。陳氏到樊家集三年之久。却没有領略夫婦間的眞趣。你道這是一個什麼緣故呢。原來樊會宗的兒子。六體缺了一體。人本五體。著者偏寫六體。這另外加上的一體。讀者又要煞費猜疑了。四肢強健。五官端方。更沒有一些兒缺乏。所缺的這一體。却是非常的祕密而又重要的。祕密者。他人不得看見也。重要者。無此一體。即不能領略夫婦間的眞義。他如血統宗祧。無不繫於此區區一體也。酸話少說。樊家大兒子。既然不能和陳氏領略夫婦間的眞義。陳氏當然不會川媚懷珠。山輝韞玉的了。天下事。每每有出人意料之外者。陳氏入了樊家的門。才知道丈夫缺少一體。可是迫於樊會宗的勢力。不敢怎樣的見於形色。只好自悲命薄而已。

【評】范成龍被劫而入祕密室。非一鐵佛爲之解圍。則下文當不堪設想矣。鐵佛既救成龍。何不自收爲弟子。轉送於太清座下。何也。蓋鐵佛知崆峒派之行素不良。己身已誤。殊不忍再誤成龍。此轉薦成龍之一顯明原因也。樊家集之奇文。著者於字裏行間已透露消息於讀者矣。用筆確具匣劍帷燈之妙。

第三回 恩賜五龍蠲親王啓妬 巧偷雙鳳盃淫賊銷魂

她成日價的斯守着這一位未進宮的太監。實在太乏味了。可巧她上月在娘家回來。坐在轎子裏。也得了脫衣症候。回到家裏鬧了兩三天。幸虧老道士長風到他家來將她的毛病醫治好了。她在朔望的時期也隨着那班婦女。一同到關帝廟裏去喫淨身的聖水。哈哈。淨身聖水却具有萬能的效力。她服了兩次聖水。不獨精神方面得到了無窮的快感。最令人可奇而又可怪的。便是洞口潮退。暗結珠胎了。光陰過得是快的一二三四五個月。像馬跑的一般。過去了。她的尊腹也就與歲月俱進。一天一天的高大起來。樊會宗見媳婦的肚皮隆隆如泰山之阜。不勝詫怪。忙請醫生來給她診視。祇怕她得了一個駭漲的重症。那可不是要的。誰也料不到那位醫生在診脈之後。跼起身來。對着樊會

宗兜頭一揖。口中說道：「恭喜太爺，少夫人的腹中有喜了。並不是什麼水腫氣漲的毛病。樊會宗聽得，正待動怒。『想得奇怪而又絕倒。』可是轉而一想，不可，不可。如果依着自己的性兒一幹，那麼不是將家醜告訴外人知道了麼？他想到這裏，祇好將滿臉的怒氣收了起來，硬着頭皮說道：『如果依照老夫子的話上來，到分娩之後，定請老夫子過來消受一席湯餅。』那醫生謙遜了幾句，辭別走了。樊會宗等那醫生走後，拍案大罵道：『這個混帳的郎中，他方才說我家媳婦有喜，分明是在笑話我家兒子是天闊哪！我必不肯和他干休。我家媳婦如不是喜，定然去打破他的招牌，踏破他的門。』管教他的醫道行不成。他正在氣衝霄漢的當兒，他的夫人從後面出來，對他說道：『你不用這樣的動怒。且再去請兩位醫生來，診斷一下子，究竟是喜不是。立刻就明白了。』樊會宗聽得她的話，倒覺有些兒道理呢。他連忙將樊家集所有的醫生，一箍腦兒，一齊請了到家。一一的替媳婦診脈。他們在診脈之後，不是作揖，便是恭喜，都是珠胎在抱，育麟有期，更沒一個說是毛病。『絕倒』樊會宗至此始信那第一個醫生言非無因。他背地裏腿去他的兒子，視褲細細的在小腹下面那一體上面，端詳了一回，依然是丁丁如江家橄欖，更不會脫穎騰揚。他至此越發疑雲百結。他的夫人對他低聲說道：『你不要這樣的認真罷。自己兒子是一個苗而不秀的，焉能去管束媳婦，不開後門呢？』媽媽糊糊的來上一個悶聲大吉吧。媳婦這層事，幹得與我家有莫大的好處哩。你想你的兒子是一個無槍的衛士，你的媳婦再不肯開放後門，我們更沒三男四女，不過便是這一個寶貨宗桃的問題，不是不能解決了嗎？這一來，不獨宗桃有望，並且還可以一洗我們兒子沒陽具的惡名咧。一舉兩得，美不可言。你還不識相，兀的河豚魚碰橋樁，咕嘴漲肚氣得什麼似的，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了。』樊夫人寬懷大量，拜服拜服。樊會宗給他夫人這一番話，說得開口不得。『絕倒無話可說了。』停了半晌，纔說道：『我想她也不是什麼沒有門第人家的女兒，在家裏闖名極好，談到我家，我自信我的家法森嚴，更沒有一些兒開後門的機會給她。這一件事我真明白了。你且在暗地裏去詢問詢問她，究竟肚裏的喜是誰的。樊夫人在背地裏詢問她的媳婦肚皮裏的一塊肉是誰的。陳氏祇說在關帝廟喫了兩次淨身聖水，月季花便不開了，並沒有開放後門。樊夫人聽得，便念了幾聲阿彌陀佛，自己對自己說道：『這定

是我們樊家沒有幹什麼惡事，菩薩有靈賜聖水，叫我家媳婦受胎的。（絕倒）她忙命家丁揷着豬羊三牲，大香大燭，到關帝廟裏去謝神賜胎。（關羽有知，又當作如何感想乎？）樊會宗聽得他夫人說起聖水的感應來，始而驚繼而怪，再而疑，更而恍然大悟。（嘻笑怒罵，無不成其為絕妙的文章。）同時尤有許多沒有出閣的黃花閨女，服了聖水之後，和陳氏一樣的得着喜，可是她們驚恐萬狀，忙求道士們設法。長風老道的本領的確不錯，既能求菩薩賜胎，更能求菩薩化胎。那些婦女受胎之後，願意要者不成問題，不願意要者，便實行其化胎手續。據說樊家集的幾家藥材舖兒裏面，麝香、鮮花粉、水蛭、蟲蟲、全蝎、地龍、紅花、赤芍這一類藥，皆給關帝廟裏的小道士們購買盡了。（所以諸藥皆為墮胎破血之品，惟尚有數味墮胎要藥，著者未曾寫出，是著者不願使萬千讀者知道耳。余亦不願為著者補出事關道德，讀者諒之。）各家藥店到藥材行裏補批到家，不上數日，又自銷售一空。但是這小道士購買以上這一類藥品，究竟做什麼用處，在下既不是掛招牌的醫生，更不是走江湖的術士，所以不能明瞭的了。閑文宜少，再說那長風老道的大名。一天一天的播感起來，樊家集的居民，幾乎將他當着活神仙看待。他又分付在每年三月十五這一天，舉行赤身大帝的誕生勝會。（啊，這位赤身大帝的聖誕，原來是在三月十五這一天啊。）樊家集的居民，對於長風休道說的話，是奉命維謹的了，便是長風撒下一個臭，而不可嗅也的屁來，不獨沒有人敢說他在放屁，並且沒有人敢說他放的這個屁是臭的。照以上的幾句話，思索起來，樊家集的人們，崇拜長風的狀況，讀者們可以窺見一斑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這天又到赤身大帝聖誕的一天了。樊家集家家紮彩，戶戶懸燈，熱鬧萬分。四處聞風而來，作壁上觀的人們，盈千累萬。三天前各旅館和客店裏，便住得滿坑滿谷了。這一天早晨，到關帝廟裏去敬得福香的，熙來攘往，險一些兒擠破了廟門。敬香求福，求子，求財，求祿，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男子們是沒分的，一切皆是婦女們的權利。午牌一到，集在大操場上的那些耍龍、跳判、高躑、滾獅的大隊，齊排成一字式等候令下，便出發了。更有香亭、平台、吊閣、轉輪、悠蹶等，長架的一大隊，排列在第二隊。第三隊是鳳陽花鼓賣解，歌蓮花落，小寡婦上坟，俞伯牙彈琴，武松殺嫂，和尚拐老婆，這一類的雜耍。長風和四十八個小道士一齊坐着八人大轎，在第四隊。第五隊便是赤身大

帝的聖駕未正時候一到會中的大隊按序出發了。這時候爆竹轟天，金鼓震地，樊家集的那條大街兩面擠得水洩不通。果然是萬頭攢動。此刻范成龍和畫眉童子兩個也夾在人叢中，伸長頭頸，等候着。不多時小車會裏三十四個彪形大漢，耍着一條彩緞繫成的長龍，掀天捲地的到了。那班看會的人們，一齊將腳根吊起，鬨然說道：「來了，來了，此時便有一個好事的，趕緊點起一掛爆竹來。」火星四射，劈劈拍拍的在街心裏燃放起來。這放爆竹便是要求那班耍長龍的表演的表示。那班人在爆竹聲中，果然大展其身手，一個個將全副精神拿出來，耍得那條龍翻騰欲活。長龍表演過了，看熱鬧的人們，一齊拍手喊好。長龍過去，便是高驕了。接着跳判、滾獅、五光十色，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勢。不多時，那些沉香木的亭子，一架一架的擡了過去。架架都是雕刻得精細絕倫，末一架裏面，除掉金香爐、銀燭檯那一類的擺什而外，另有一隻紅緞糊成的錦匣，放在一隻沉香木的小架兒上面，架兒四面放着許多漢玉、翡翠、瑪瑙、珍珠等，希世的奇珍。那班看會的人們，一齊指手擡眼的低聲說道：「這一架亭子裏的清供，便是樊家集各大家收藏的古寶。希珍，統算起來，不知道要值若干若干的萬數哩。」單講那隻紅緞裏面的貨色，聽說是關帝廟裏長風道長的收藏。古董有人出他老人家一千萬，那老人家還沒有賣哩。又有一個說道：「這紅緞匣兒裏面，究竟是放的什麼東西呢？」那人說道：「聽說是一隻玉鐲，那人忙道：『你這話簡直是故甚其詞了。』一隻玉鐲，饒他怎麼樣的好玉，也不能值到一千萬啊。」那一個披一披嘴唇皮說道：「你知道些什麼啊？單獨那隻鐲，不論是漢玉、闐玉、荆山玉，皆沒有那麼大的價值的。可是這鐲的輪廓裏，却有五條血龍哩。細細看，可以看見的。如果將鐲套到手腕上面，祇要靠到人的皮膚，那鐲裏面的血龍，接連着串動了。聽說可以替人的生死哩。例如戴了這一隻鐲，由城頭上跳下來，這跳的人，不會損壞一些皮肉的。可是裏面的血龍，却要死去一條，不能串動了。所以這東西，才有這樣高昂的價值的。畫眉童子聽得，不由的喫了一驚。列公，你道，這畫眉童子爲什麼喫驚呢？原來他和這鐲有很深的關係哩。他本姓尹（畫眉姓氏在此處忽然敘出奇極。）他的父親尹樹勳，在北京任着兵部大臣，辦事精明，存心忠厚，深得官家寵愛。他，不以官家待遇優異而驕傲同儕的。官家待他十分優渥，他便十分小心惶恐，越發用心勞力，克盡厥職。可是他的脾氣，是剛硬的，不論同

簪中幹了什麼不端的事情出來。他先在背地裏軟言相勸一番，聽他的話則已。如果不聽他的話，馬上抱本奏呈官家。管他是天潢帝胄，他都敢據理直陳。因此同僚中畏懼他的，大有其人。尤其是石特親王，和他是積世的冤家。他倆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爐。石特依仗自己是皇家嫡胄，驕淫奢侈，爲所欲爲。在朝廷裏食俸祿的官兒，誰都要投一張學生名刺在他的門下。到了節盡年終，都要儘自己的力量，送他一份厚禮。惟有尹樹勳，却不去買他這一本窮帳哩。不獨不去擡舉他，有時還要和他在官家的面前走上一回逆風哩。因此石特親王恨他如刺骨，每每想方法來害他。可是他沒有什麼機隙可乘。他尋不到他的機隙，便捏造出許多的事實，在官家面前彈劾尹樹勳。官家明知他和尹樹勳不睦，更不去怎麼的爲難尹兵部。石特見皇上沒有什麼表示，自己好生沒趣，也祇好徒喚奈何而已。中元節近，雲南的邊疆大臣郭步徐，遣使貢上一對五龍玉鐺到京。官家便將這一對鐺賞賜給尹兵部。尹兵部拜謝皇恩，將玉鐺捧回家去，交給夫人收藏好了。事爲石特親王知道了，又是氣，又是怒，又是妬，真夠是喉嚨裏倒翻五味瓶，酸甜苦辣鹹，一齊湧上心頭。十分難過。他在暖閣裏背着雙手，踱來踱去。正思設法去謀害尹樹勳。一個侍尉手中拿着一張名刺，走到他的身邊，打了一個千兒。雙手呈上那封名刺的帖兒。石特接到手，將名刺封兒拆開一看，上面寫着：

謹獻上雙鳳翡翠盃四隻，祈笑納。

門下胡廷國百叩。

石特看罷，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向那個侍尉說道：「你且去叫他到暖閣裏來。我有話吩咐他哩。」侍尉唯唯稱是，又打了一躬，退了出去。不多時，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來，滿臉橫肉，目光閃閃，兔頭鷹眼，透出不少的凶惡樣兒來。石特含笑向他說道：「孩子，你又來和我客氣了。那大漢且不答話，先在懷裏取出一個白綾裏紮的圈兒，對着石特打了一個千兒，將手中的圈兒獻給石特，說道：『這四隻盃兒，雖然不是什麼寶貴的東西，可是却費了小人不少的心血了。請王爺賞小人一個臉兒，收下了罷。』石特呵呵的笑道：『孩子，你辛苦了。孤家倒又生受咧。』看官，這胡廷國本來是一個江洋的大盜啊。他在老黃河口，做了一層血案，給太清的第四個徒弟羅海光捉住了。（虛提羅海光一筆）送到慶雲縣裏去。慶雲縣惠白田，本是石特手下放出來的。他見胡廷國相貌魁梧，而且又有一身出色驚人的武藝，他便將胡

廷國私自放了。又寫一封信給胡廷國，叫他到京投入石特親王門下，求他收錄。石特聽得他有一身飛簷走壁的好本領，他便將他收下了。他雖然在石特王府裏當了一個教練，可是他的賊心未改，時常在昏夜出去，到各處去採花作樂。七月十五那一天，夜間他的老念頭可自發作了，便悄悄的換了一身夜行衣，帶着鷄鳴返魂香，動身了。他出了王府，暗自躊躇道：「每次爲着過刻的歡娛，奔波數十里下去，實在有些不大合算哩。我今天不去舍近求遠了，何不便在京城裏尋上一個美貌的女子，樂上一樂呢？」難道這偌大的一座京城，還缺少我看中的一個人嗎？他打定了主意，順着朝陽門那條大街往西邊去，過了有數十家門面的光景，只見一座府門的前面，排着十多個上夜的兵士，他暗自說道：「大人家定有出色的婦女的，我且進去探刺一下罷。」他從屋脊上面打了一個招兒，倒翻到第三道花廳上面，躡在花廳的脊上，朝下面仔細一望，只見東西兩廂裏，黑越越的不見什麼景物，祇有大廳上面，還點着四盞琉璃燈。兒却未曾看見有人在廳上，他忙起身，又向後躡來，不一會到了第七進的煖閣側面的一座樓脊上面了。他順着天窗朝下面一張，不由他酥了半截，你道他看見什麼的呢？原來這樓上，乃是一位小姐的臥房，裏面陳設得十分華麗。一個千姣百美的女子，躺在一張湘妃竹的榻上，上身穿一件月白宮紗的貼肉衫兒，兩條粉藕也似的膀子，半截露在一條綠綢被兒外面，香息微呼，好夢正熟。他連忙將鷄鳴返魂香點了起來，使了一個金鈎倒掛的姿勢，雙脚踏着簷口，倒垂下來，將香從窗櫺裏透了進去。不一會，便聽得裏面打了兩個噴嚏。他知她已經着了道兒了，趕緊在背後拔下單刀，輕輕的將窗門撬開，飛身進去。可憐一朵含苞未放的鮮花，竟給這陣惡風暴雨，摧殘得落紅片片，不堪設想了。（胡廷國可殺可剮）他得手之後，正待動身，瞥見梳粧台上放着一條白綾捲兒，在捲兒的傍邊，還留着一張三指寬闊的紙條兒，上面寫的是：

小鬟送來之兩對雙鳳盃，係河南喬公贈與爲父者，乃當世之奇珍，吾兒當仔細收藏。

父字

（無此紙條兒，則胡廷國不知其爲寶物。）他看罷，暗自說道：「賊無空過，我何不順手牽羊，將這四隻盃兒帶着去，送給王爺，不是平白地又做上一份人情麼？」他便將這四隻盃兒帶了動身了。再說石特將白綾打開，裏面又是一層棉

紙揭去了棉紙，便見四隻翠綠欲滴的盃兒，裏一面浮着一層深褐色。石特驚喜道：「這是茶精翡翠盃啊！這東西我在去年曾在河南喬閣老家一見此物，那時我便十分愛惜，可惜是人家的東西，他沒有送給我的意思，我也不好向他開口索取的。不知你是在什麼地方弄得來的。」胡廷國便道：「在外邊買得來的。」石特好生歡喜，忙叫侍尉送到後邊去了。石特向胡廷國說道：「我現在有一件極要緊的事情，煩你去幹一下子，未知你肯也不肯哩？」胡廷國忙道：「小人受王爺天高地厚的大恩，至今未曾圖報於萬一，王爺有了命令，雖赴湯蹈火，也不敢辭的。」石特便附耳對他低聲說道：「你可知兵部尹樹勳是我的仇人麼？」胡廷國點頭說道：「我知道的。」石特又道：「他和孤家做對不是一年的了，官家又很親信他，我却奈何他不得。」前天官家賜他一對五龍玉鐲，你可能給我盜來嗎？你能夠將這一對玉鐲給我盜來，那時我便可以報仇了。」胡廷國聽得，沉吟了一會，便道：「最好先給我看一看這鐲的模樣，然後我才可以慢慢的設法。」將這對玉鐲盜來呢？石特忙道：「容易容易，他連忙發出四張請帖，請兵部、工部、吏部、戶部四大臣到他家來晚宴，親自作陪。酒過三巡，他便向尹兵部說道：『老夫有一事和尹大人相商，未知大人可能俯允我嗎？』尹樹勳便道：『王爺請明示罷，祇要下官可以辦得的，無不應命。』他笑嘻嘻的說道：『萬歲的洪恩，賜您那對五龍玉鐲，可能給我觀光觀光嗎？』尹兵部忙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胸懷坦率，每從言語中可以窺其端倪。』明天便請王爺過去賞光罷。」石特聽得十分歡喜，又和吏部大臣李鳴岐說了一陣兒閒話，席散了之後，石特要賣弄自家的寶物了，便命內侍到後面去，將四隻雙鳳盃取出來獻茶。

【評】以樊會宗之凶惡橫斷一方，其媳遭老道捉弄，卒致失身有孕，以毒攻毒，固其宜也。診脈一段，嘻笑怒罵，兼而有之，惜聖嘆未寓目，否則當又錫以神工鬼斧之好評。五龍鐲引出畫眉童子之身世，妙在自然無牽強之弊。

第四回 燈昏月暗白絹散芳魂 日暮途窮清言喪賊膽

不一會一個內侍，用一隻金花的茶盤，托着那四隻雙鳳盃兒，走到大廳上面，用白滾水倒了四杯，到四大臣面前獻

上石特笑嘻嘻的說道。這四隻杯兒。雖然是不能和尹大人那對五龍鐺比美。可是也有一種特別的好處哩。方才是倒的白滾水。在茶杯內的啊。各位大人。且評評滋味如何。曹戶部本有極深的茶癖。他聽得當先端起杯兒。飲了一口。滿口稱贊道。這茶確有最高的滋味呢。似龍井而濃。似雨前而淡。似龍團而甘。似珠蘭而苦。似猴蕊而增芬芳。似雀舌而添圓潤。（確是一位有茶癖的人。但聽他這幾句茶經。便可知了。）王爺究竟是賜的什麼上品的名茶。給我們飲的呢。石特說道。方才是白滾水。啊。更沒有放一片茶葉在裏面。我所說的。這杯兒的好處。便在這個地方啊。再等一會。白開水的顏色。便要轉成淡黃的顏色了。李吏部接口說道。不錯。杯子裏已經轉淡黃的顏色了。但不知道杯兒究竟是什麼質地做的呢。怎的倒了白水。便會有上好的茶葉滋味出來。並且還要改變了顏色呢。石特道。這杯兒是翡翠做的。考起這四隻杯兒的歷史來。是很有價值的。明初有一位喫茶的大家。姓彭。這位彭先生。嗜茶的成績。不亞於盧仝哩。三兩天沒有飯喫。是不妨事的。萬一有了兩三天沒有茶飲。那可不能生存了。他所喫的茶葉。向沒有一定的。祇選最好的珍品。像天都雲霧。洞庭碧螺。西湖龍井。白下珠蘭。皆是他所需的要品。他在喫茶的時候。皆用這四隻杯兒。倒茶。喫過之後。更不洗刷。便放到漆盤兒裏。日子久了。這翡翠本來是富有吸滯性的。便將茶精慢慢的吸到裏一面上了。你們看杯兒裏。不是現着一層深褐的顏色麼。那便是杯兒吸收茶精顯明的著跡。如今放這白開水到杯兒裏。杯兒裏面的茶精。自然會放下一些兒來。和水滲和的了。四位大人。以為老夫這話講的可對麼。他四個同聲說道。不錯。不錯。王爺一席高論。開了我們不少的茅塞哩。他們飲了兩杯。談了一回。各自告辭回府了。到了第二天早朝之後。石特帶着胡廷國。到尹兵部的府中來看五龍鐺了。尹兵部也不防石特心存不善啊。他忙命家丁到後邊去。將五龍鐺取了出來。給他觀看。他故意在手裏翻覆看了一回。連聲說道。好東西。好東西。我很希望大人將這對玉鐺收藏好了。這是不可多見的寶物啊。尹兵部忙道。蒙王爺關心。下官自當十分留意。將這一副鐺保存好了。石特笑嘻嘻的放下鐺說道。尹大人請收起來吧。尹樹勳答應着。將玉鐺交給一個家丁說道。你將玉鐺送到夫人的房中。叫她收藏好了。要緊啊。（風聲從此句漏出矣。）石特朝胡廷國望了一眼。胡廷國低下頭去。（神情如畫。）石特又和尹樹

勸談了幾句閑話，便動身回府了。到了晚間，石特便向胡廷國說道：「難得消息已經給我摸到手了，你還不趁此當兒去將五龍鑄盜來呢？」胡廷國唯唯的答應着，立刻換了一身夜行衣，綽刀動身了。到了尹府的大廳的天溝裏，瞥見尹樹勳和四個黑衣紮束的大漢在大廳上面談話哩。另有黑衣大漢手裏提着軟索大鎗，雄糾糾的走上大廳。上對尹樹勳打了一個哈腰說道：「今天我們來上夜了，大人儘可安息罷……」胡廷國見了那個大漢，不由的暗暗的一驚，暗道：「這人不是蘆溝橋三義鏢局裏面的鏢師雷震霄嗎？他在這裏，這五龍鑄便不容易盜了（先一難）！」但是我受了王爺的大恩，他老人家至今不過差遣我一次，我要是不替他老人家辦到了，有什麼面目能夠回去見他呢？不問他生活存亡，且去碰上一頭看，能夠給我得了手，那是最好的了。萬一失了事，至多丟了我一條性命罷咧！他決心在今夜一定要盜五龍鑄了。他趕緊飛身到後面來，一個上夜的更夫，挾着一根竹筒兒，由東北角門進去，直向後園而去。胡廷國見了那個更夫，靈機一動，趕緊追蹤下來，到了後園裏，那個更夫慢慢的坐在一塊方石凳上面，自言自語的說道：「晦他娘的氣，一連三夜，皆派着我來上更，磕頭打盹，好不難過。唉……爲人莫當差，當差命裏該風裏也要去，雨裏也要挨……」晦氣極了！他正在自怨自恨的當兒，冷不防胡廷國從他的背後躡上來，單刀在他的面上一晃，低聲說道：「不要動……」（晦氣真夠來了）他一嚇，頭往後邊一讓，身子不穩，直從石凳上面倒翻下來。胡廷國用刀逼着他說道：「要性命快將衣服一齊脫下來，並不准嚷出一聲來。那個更夫嚇得三魂落地，七魄昇天，那裏還敢反抗呢！來不及的將身上所穿的衣服一齊脫了下來。胡廷國也將身上的衣服脫下，將那更夫的一身衣服穿到身上，又拍着那更夫將自己的衣服穿了起來。他手起一刀，便殺了那個更夫了。順手在地上提了更夫的首級，往花叢中拋去，將一把單刀掖在右脅下面，拾起竹筒兒，不獨……不獨……的敲着，向前面而來，到了暖閣對面，便見西面一個房間裏，有燈光透露出來，外邊的明間裏面，却懸着八張氣死風的琉璃燈，有幾個小丫頭在桌子邊說着笑着。胡廷國敲着竹筒兒，從天井裏過去，便有一個小丫頭由明間裏很快的跑了出來，說道：「老黑快些來，我們在這裏候着你來講故事哩。」胡廷國聽得不由的喫了一驚，說道：「我在上夜，怎能和你們講故事呢？」那個小丫頭跑到他的身邊，一把拖着

他的衣袖朝他的臉上仔細一打量，連忙放了手，說道：「活該！我只道是老黑來上夜的，原來還是一個不認識的生臉子哩！你是纜上班的嗎？」胡廷國說道：「不錯，我是今夜頭一次上差的。那個小丫頭，更不和他再說，笑嘻嘻的跑到明間裏面，對那幾個說道：『不是老黑，是一個生臉子啊！』那幾個同聲說道：『誰都不像你這個小蹄子，有一搭沒一搭的好像一個故事迷。』幾時給太太知道了，估量着要逃不了一頓好罵的了。人家在上夜，你去和他糾纏些什麼呢……小紅……小紅這兩聲從套房裏發了出來，那幾個丫頭便同聲向那個穿月白背心的大丫頭說道：『太太在喊你哩！』那個丫頭一骨碌從凳上站了起來，跑到房裏去了。（此處是點明太太的房間所在。）胡廷國雖在前面踱去，可是兀的留心的聽着套房裏的呼小紅聲音，又聽見那幾個丫頭的話，他心中已經明白套房裏是大夫人的房間了。他挾着竹筒兒，慢慢的向前面兜了一個圈子，又轉到後面，他走到了廚房的屋角邊，偷眼見廚房裏的幾個廚司，一齊在磕頭打盹哩。他趕緊在身邊取出火鞭，在屋角上放起火來。他回頭跑到暖閣的天井裏面，慣去了竹筒，粗着喉嚨喊道：「不好了，不得了，廚房裏起火了！」尹夫人正在房中盪面，聽得他的喊聲，大喫一驚，連忙和了頭們一齊擠了出來。只見後面紅光滿天，已延燒到草廂房了。尹夫人嚇得手顫足搖，忙道：「小紅快些兒給我將玉鐲盒兒捧了出來，要緊啊！一個丫頭失失慌慌的跑到房裏，捧出一個紅緞盒兒來，此刻前面的人們已經驚動了。雷震霄領着許多人來到後邊救火，尹大人吩咐衆家丁搬搶什物，一面將尹夫人扶到前邊去。胡廷國得着這個空子，飛也似的跑到小紅的身邊，向小紅說道：『你快將盒兒交給我，老爺要咧！』趁火打劫，胡廷國詭計不少。那個小紅已經嚇得呆若木鷄了。那裏還防胡廷國是家裏人外邊的人呢，很快的將盒兒交給胡廷國，他得着盒兒，溜到無人之處，揣到懷裏，飛身上屋，騰雲價的不知去向了。雷震霄領着衆人，將火撲滅，所喜未曾延燒開來，祇燒去一間廚房，兩間草房，餘下便沒有牽帶到別處。事後，尹大人問起那對五龍錫來，早已不翼而飛了。拷問那班丫頭們，毫無一些兒頭緒。及至後園裏發現那個更夫的屍身，這纔明白中了賊人的詭計。急得尹大人熱汗迸流，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才好。雷震霄挺身出來，說道：『我方才見那個已死的更夫老黑的身上，那一身衣服已經看出一些兒眼線出來了，讓我慢慢的去訪察，不難物歸。

原主的尹大人道，但願從你的話上來，那便好了。萬一這對緝拿不回來，那願我一家的性命，可要不能保了。雷震霄極力安慰了尹大人一番，他出去訪察這盜竊的賊人蹤跡了。到了第二天清晨，便有一件驚人的岔事出來了。你道是什麼岔事呢？便是石特親王的府裏，在昨晚定更已後，被皇上派了三千多御林軍，十六個錦衣校尉，到石特的府中查抄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石特已拘到金殿上去了。這事鬧了出來，文武百官十分惶急，因為石特是衆官僚的首領，如今官家既然查抄石特王府，勢必要拷問石特的了。石特被拷，難免不要株連別人的，所以和石特有關係的官兒們，沒有一個不是如坐針氈的。官家在審問石特的時候，却留一個吏部李鳴岐和巴圖魯懾威公在金殿上之外，餘下的官兒，一齊都屏退到朝房裏，結果廢石特爲遼東邊疆巡閱半俸三年，有功折過無功加罪。石特碰頭謝恩，攜眷向奉天而去。列公，石特這一番被貶，究竟是爲的什麼事情呢？原來胡廷國那一天，到一家府裏去採花盜杯，不是別家府裏，却正是巴圖魯懾威公的府裏。這巴圖魯懾威公，祇有一個格格，名叫芳晴，生得貌若天仙，便是被胡廷國汗辱的那個姑娘。這芳晴格格，是皇太后最寵愛的，她也是皇太后的義女。三天兩天到宮裏去請安，宮內宮外的人們，皆稱她爲芳晴公主。她那一夜受了汗辱之後，直到五更敲過，她才甦醒，覺得私處十分刺痛，渾身疲倦，她坐起來一審視，不由她霞飛雙頰，幾乎愧煞，連忙打起精神，穿好衣服，瞥見梳粧台上的四隻雙鳳盃，又不知去向了她。放開房門，喊了頭進來，在她房裏尋找，一回不見盃兒，一些兒蹤跡，她又氣，又恨，又羞，又愧，忙命了頭到前面去將懾威公請來，她也不隱瞞，將夜來這事，暴失身失盃的事情，和盤托出一齊告訴他的父親。懾威公只好一面用好言來安慰女兒，一面派出許多的暗探，一齊出去刺探賊人的蹤跡。誰知這位芳晴格格，在她的父親下樓之後，八尺白綾，高高的吊起，一縷芳魂，悠然和人間告別了。及至人們發覺之後，再來解救，已經來不及了。懾威公搶地呼天的大哭一場，消息傳到宮裏，皇太后十分傷感，事有湊巧，李鳴岐在石特王府裏，赴了夜席回來，便接到芳晴公主的死耗了。他連夜到懾府裏來吊喪，懾威公本來和李吏部是最知己的朋友，他的愛女被辱喪身，他兜着一肚皮的牢騷，沒處發洩，便和李吏部在暖閣上，談起失盃的事情來了。李吏部聽得，喫驚不小，他便將在石特府中所見的盃兒，對他說了。

懾威公稍一沉思，便明白了。他立刻在燈下修了一道本章。到次日，上朝呈給官家。官家接到他的本章，起初倒還猶豫。到了退朝之後，便將本章請太后披閱定奪。皇太后閱本大怒，密令校尉御林軍在定更之後，到石特的府內去查抄。如果抄出孟子來，便按律定罪。官家見太后的懿旨已下，自然不好橫加干涉的了。石特府中除抄出那兩對雙鳳盃而外，並且抄出不少的賣官鬻爵的鐵證來。總算天恩浩蕩，將石特貶爲遼東巡閱，未曾問罪。再說胡廷國盜去了五龍錫，回到石特府左近，猛見無數的御林軍，將一座石特王府，困得踏腳不進。又聽得裏面有人說道：「孟子查出來了……」胡廷國知事不妙，趕緊撥轉腦袋，一溜烟動身出京，自尋生路。他出了京都，急急如喪家之犬，脫網之魚，足也不停的直奔東南而去。他這一去，不打緊，倒害了尹樹勳了。可巧那一天，皇太后要賞識五龍錫，可憐尹大人交不出五龍錫，吞金畢命了。（死得可惜）尹夫人接着碰壁喪身，家中沒了主，自然亂了。雷震霄見尹大人和夫人一齊與世長辭，他深恐皇上還要見罪，他抱着小公子福兒，由後門走了。此刻有一位老管家的叫做尹祥的，他便出來，將失盃和尹大人夫人自盡的話兒，對差官細細的說了一遍。差官那敢怠慢，連忙的趕到金殿上覆旨了。官家聽得這個消息，好似晴天一聲霹靂，十分震悼。御賜金典御葬，下旨到各處去捉拿盜錫的強人，又命人調查尹大人的身後，還有何人，以便撫卹。回報尹大人的小公子已經不知去向，官家只得又下旨尋找尹大人的小公子。閑文少敘，再說胡廷國在途，聽得人們傳說雙鳳盃五龍錫的兩件案子，皆已發覺了。他恐怕給人瞧破，他便晝伏夜行，一直到山東的境內。這才稍稍的放心。那一天午後，行到一個小村落的前面，正待進村去買一些兒酒飯充飢的，迎面來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兒，岸然道貌，手裏執着一把雕翎的羽扇，長面大耳，二目有光，步履迂徐，慢慢的走過來。朝胡廷國上下細細的打量一下，便道：「你這位大哥到什麼地方去啊？」（飄然而來）胡廷國說道：「小子往濟南去投親的。那個老頭兒聽得呵呵的，笑道：『你不用在騙我了，看你這個樣兒，不像投親的。』」（出語便奇）胡廷國忙道：「老丈這話，我倒不解了。我却是去投親的，你怎麼說我不像投親的樣子呢？」那老頭兒微微的點頭，笑道：「你不要在我的面前打誑語了。我對你實說罷。你這人好像有什麼重大的案子，負在身上的。一樣，他說着道：用羽扇在他的頭上拍了兩下子。」

又道：你以為我的話說得對麼？（老兒奇人）胡廷國聽得他這兩句話，只嚇得毛骨悚然，汗珠兒由背脊後邊淌個不住，硬着頭皮說道：老丈不要來和我開玩笑，我一沒有犯法，二沒有行凶，更有什麼重要的案子負在我的身上呢？那老頭兒笑道：你還嘴強什麼呢？我指你一條明路罷，你非要身入空門，不能躲掉這一場飛災的，你信我的話，那是你不該絕命，不信我的話，那便是你自尋死路，與我一些兒關係也沒有啊，死不死都在你自己了。（指其生路者，正所以指其死路也。）他說罷，頭也不回的走了。胡廷國聽得他的話，不由的倒抽一口冷氣，暗自說道：這老頭兒敢是仙人化身，來指示我的迷津嗎？（不錯，是指你到迷津裏去的。）我倒不可不相信他的話哩，他便拖邇直到樊家集，在關帝廟裏做道士了，他做道士之後，有次將紅緞盒兒打開來，賞識賞識那一對玉鐲了，說也不信，祇有一隻在裏面了，還有一隻却不知去向了，他連忙在臥室裏尋找了一會，仍然未會找到，他想了半天，想不出這是一個什麼緣故。（讀者試猜這一隻鐲失到何處去了。）話分兩頭，再說雷震霄抱着福兒，由朝陽門出來，順着官塘大道，往東走去，到了第二天的酉牌時候，殘日西沉，暮靄蒼蒼，不辨路徑了，他慌不擇路的亂走，想尋上一個住宿的去處，走了好多的時候，遠遠的望見一縷燈光，隱隱的由樹林裏透射出來，他便望着燈光所在奔去，轉過樹林，便是一座古廟，古廟的傍邊，有幾間茅屋，門前豎着一根招客的幌兒，雷震霄暗喜道：兀那不是招客的幌兒嗎？既然有了招客的幌兒，必然是有野店的了，他便走到那家的門口，用手在門上輕輕的敲了一下，不料那門是虛掩的，給他一敲，竟自開了，他便走進門，只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子，瀉着一張鱖魚嘴，坐在櫃檯裏面哩，雷震霄問道：敢問姆姆，這裏可是客店嗎？那個老婆子鬆開了那張鷄紋摺皺的老臉，笑道：是的，的，客官你們共來幾個人的？雷震霄忙道：沒有多少，人便是我和這個小孩子，那個老婆子連連的點頭說道：好好且請進去坐罷，她說着便向後面喊道：大娘……快些出來，外邊有人來下店了，來了……這一種雄鴨嗓子，是由後面發出來的，立刻跑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來，頭上挽着一塊餅式的髻兒，斜插一枝白骨頭鏢的簪兒，髻邊還插着一枝茶盃口大小的葵花，那一臉釘頭肉兒上面，還塗着一層很厚的宮粉哩，兩道眉毛，又粗又黑，覆着一對白多黑少的大眼，光碌碌不住的左右閃動，鼻頭上還吊着

一隻銀圈兒一嘴的黃牙一齊飛到那兩片厚同鐵板的嘴唇皮外邊。

【評】尹兵部夫婦之死毫無價值之可言。若於失錫後據情上奏則官家未必遽然加罪。試觀尹家夫婦殉錫之後官家震悼之餘仍有撫卹之旨是則官家無負於尹尹則爲區區玩品而以身殉致朝廷折一柱石有負於官家深矣。

第五回 牛鬼蛇神娘兒開黑店 熱心俠骨豪傑解重圍

上身穿一件天青色老布鑲邊的褂兒下面圍着一條一口鐘的細摺黑裙。裙子的下面隱隱約約的露出一對橫量三寸的蓮船來。(不曰豎量三寸而曰橫量三寸不曰蓮瓣而曰蓮船用筆詼諧在在足以使人噴飯)兩袖直攬到大曲池的上邊露出兩段熟藕也似的膀子來。(不曰粉藕而曰熟藕讀者細思之熟藕之顏色如何則必啞然失笑矣)她雄糾糾的走到櫃檯面前說道客人在那裏那個老婆子只將嘴兒朝裏一撇她回過頭來朝雷震霄釘了一眼。(不曰望了一眼而曰釘了一眼描寫之奇無過於此者)嗤哧一笑道我可大意極了客官坐在家裏我竟一些兒未曾看見不是笑話嗎她說着扭着屁股走了過來對雷震霄說道客官你們是幾位住到這裏的雷震霄是一個久闖江湖的大鏢師什麼顏色他皆可以看得出來的他見那婦人的那種不尷不恥的樣兒心中早已有些兒不自在了無奈天時已晏舍了這裏更不容易到別處去尋住宿的去處了只得耐着性子向那個婦人說道大嫂我們是兩個人來住店的你們這裏可有什麼東西吃嗎那婦人裂開一張嘴笑道有有有只是我們這裏的點心小菜兒恐怕客官們吃不來罷雷震霄道有些什麼點心小菜兒且告訴我聽聽看她聽得便伸手出來屈着指頭說道山東大餅牛肉饅首青蔥大麵蒜醬鮭兒炸兔子炒雞絲皆有的客官愛吃什麼便點什麼吧雷震霄道那麼你便將那蒜醬鮭兒帶上五十條一盤兔子一盤雞絲天津茄皮酒帶上四瓶別的沒有什麼需要了那個婦人笑道好我去給客官們去叫去她說着像狗顛屁股也似的跑到後面去了不一會子捧出雷震霄所要的那幾式點心小菜兒來皆是熱

氣騰騰的，放到雷震霄的面前。她退一步，雙手將腰間一又笑嘻嘻的說道：「這些點心菜兒，皆是自己胡亂做出來的，更沒有什麼廚司。客官請將就一些罷。」雷震霄道：「不要客氣了，能夠捧到檯面上來，那一定是不會錯的。」他說着，先將酒瓶抓到手，倒了一盃端起來，在鼻子上面嗅了一嗅。（雷震霄精細）然後纔呷了一口，放下酒盃，又在鱸兒的盤裏拿一條鱸兒到手，拍開仔細的嗅了兩嗅，這纔吃了下去。又拿十多條放到福兒的面前，他這一番做作，將那個婦人氣得像怒目的金剛也似的，翻着那對白濛濛的大眼睛，釘着雷震霄，儘瞧雷震霄飲了兩盃酒，回頭向那個婦人說道：「大嫂，你請自便罷。」她聽得點點頭兒，退出去了。雷震霄一面吃酒，一面沉吟道：「眼見這店中沒有一個男子漢在着，我想一定不是什麼好路道啊。」不管他，我只留心防備着便了。（雷震霄機警）他吃了兩瓶酒，便不敢多吃了，放下盃兒，將鱸兒的盤子拖到自己的面前，風搖殘雲的一陣大嚼。那三十多條鱸兒一齊下肚了，他吃飽了之後，又問福兒吃飽了也未。福兒搖搖頭兒，說道：「我不要吃了。」雷震霄便道：「大嫂過來……」那個婦人很快的走了進來，笑道：「客官，敢是添什麼嗎？」雷震霄道：「我們吃飽了，並不要你添什麼，煩你給我送一盆水洗洗手臉，便要睡覺了。」那婦人答應着，出去了。不多時，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由外邊進來，妝束雖然和方才那個婦人不相伯仲，可是那一張面孔，却比那婦人整齊得多了。在這整齊之中，流露出許多騷形媚狀來，尤其是那一對攝人魂魄的眼睛，閃來閃去，和毒蛇的舌頭彷彿。那胸前的雙峯，高高的聳起，走一步，晃三晃，走兩步，晃六晃，合着無窮肉感美的成分。（阿彌陀佛，著者當下拔舌地獄）她孃孃婷婷的，（笑史氏曰：孃孃婷婷，只合寫姐姐，加諸若輩，到不啻愈形其醜也）捧着一盆水，進兩步，退一步的，送到雷震霄的面前，低聲說道：「大爺請用水罷。」（北地娘兒們的態度，又是一派著者胸羅萬象，故能曲曲的繪出）雷震霄也不答話，提起巾兒便洗。（寫雷震霄不易動）他自己洗過了，正待……那個女子連忙走過來，伸手將手巾兒抓起來，說道：「小兄弟還沒有揩哩。」她說着，將手巾擠了一把，在福兒的臉上揩拭了一回，又將福兒的雙手拉出來，揩了一回。向雷震霄笑道：「大爺，這位小兄弟是你老人家的什麼人？」雷震霄道：「是我的小兄弟啊。」那女子掩着嘴，嘻嘻的笑道：「大爺，我說一句話，你老人家不要動氣，這位小兄弟的面貌，生得這樣的可愛，不像是你。」

老人家的兄弟哩。雷震霄笑道：「怎見得的？」她笑着，指住雷震霄的面孔說道：「你老人家那一副張飛的面孔，誰也不會說是這個白得和雪玉也似的小弟弟的老哥。」雷震霄笑道：「癡了頭，你豈不知一娘生九種的話嗎？」那女子笑道：「這話我何嘗不曉得呢？可是你老人家的面貌和這位小弟弟相差得太遠了啊。」雷震霄笑道：「不管他相差遠近，我且問你：這店裏的老板到那裏去了？那女子聽得笑道：「老板嗎？早已去世了啊。」店中照應的那個老奶奶，她便是我們老闆的娘。那一個大娘，便是老闆的老婆。我便在她家幫傭的。雷震霄道：「你家另外有沒有人了？」她道：「還有一個小主人，他平日皆在外邊的多。在家的時候少。」雷震霄道：「那麼這一片旅店便是你們三個人照應嗎？」她點頭說道：「正是。我三個人照應的。」雷震霄問到這裏，便道：「天時快要到午夜了，煩你收拾一個房間出來，讓我們睡罷。」明天早晨我們還要趕路哩。那女子點頭說道：「你隨我進去罷。」她說着，便將福兒抱了起來，起身向後面去了。雷震霄也跟着到後面來了。轉過了腰門，便是一個狹小的房間。她走了進去，雷震霄也跟着進了房間。那女子將福兒放到了床上，對雷震霄笑嘻嘻的說道：「大爺的尊姓大名？寶鄉何處？我還未曾請教哩。」雷震霄道：「我叫雷震霄，是蘆溝橋的人氏。」那女子聽得，頓時露出一種驚訝的 colorful 來說道：「啊，你老便是雷大鏢師麼？」雷震霄點頭說道：「便是在下。」那女子連忙向他擺手示意，叫他不要聲張。雷震霄見她這種的舉動，倒弄得丈二和尚一時摸不着頭腦了。看官：這女子原來是鷄鳴山的人氏。她姓濮，名子叫賽花。他父親濮大鵬，是鷄鳴山的一個綠林中的首領。在六年前的春天，雷震霄由山西保十五車鏢銀，從鷄鳴山經過，可巧牛尾嶺的太王刁必達領了五百名好漢，到鷄鳴山來尋濮大鵬，較量上下。原來北道上的規則，雙雄不能並立，兩大不可相容。在百里之外，各行各道，河水不犯井水，百里之內，有了兩個首領，那麼馬上便要廝拚了一個你死我活，不分高下，不肯甘休的。濮大鵬在鷄鳴山落腳，還不知道牛尾嶺有一個刁必達哩。及至知道了牛尾嶺有這麼一個人，可是根已紮好，勢必能再遷到別的地方去了。不上一個月，刁必達知道了這鷄鳴山有人在紮根了，他勃然大怒，立刻差人送一封戰書過來，約好了日期，到鷄鳴山來比賽上下了。濮大鵬豈是一個怕事的，他連忙調動了五百名打手，到山下來見個高下了。他到了戰場上，當先出來，抱拳高胸說道：「那一位是刁大哥？兄弟眼生

得很。才必達冷笑一聲，從大隊裏走了出來，將胸口一拍說道：「在下便是才必達，你便是濮大哥嗎？濮大鵬連道：「不敢。便是兄弟，他笑道：「我們三步遠兩步近的，難得今天碰頭了，好朋友，你既然到我們做地來插旗兒，一定是在擡愛我的了，我呢，一沒有投師，二沒有學藝，不過在道兒裏走走，混一碗老米飯喫喫，所以到了現在，仍然是一個沒天沒地的未入流。濮老大如果肯來指示我那便是我的福氣了。濮大鵬道：「忝在同道，何必這樣的客氣呢？老兄那麼遠的路，下降到做地來，自然是有心指教在下了。」才必達笑道：「彼此皆是知己的好朋友，不必打岔子，他說着，霍地拉了一個盤馬彎弓的架子，右足一起，左手將七節鞭一抖，濮大鵬見他先自動傢伙了，他便將鬼頭刀一順，和才必達大殺起來。論武藝，濮大鵬不在才必達之下，可是濮大鵬究竟有了些年紀了，手脚沒有才必達那樣的滑快了，他倆捨死忘生的惡鬥了五十回合之後，濮大鵬手慢腰鬆，汗流夾背，漸漸的淪到招架不及的時候了。才必達那根七節鞭，舞得風雨不透，鬼神皆驚，說時遲，那時快，雷震霄的鏢車由大路上下來，已經抵到戰場的將近了，千餘人將去路一齊攔阻起來，雷震霄倒提一對軟索大鎗，趕到圈子外邊，大聲說道：「快讓快讓，那班小孽囉見了他，大家認識他是賽玄壇的雷大鏢師，大家忙不迭的閃出一條大路來，雷震霄一個箭步躡到場子裏面，高聲向他倆說道：「住手……住手，他倆見了他，立刻收了手脚，各打了一個哈腰兒，齊聲說道：「雷大鏢師，由什麼地方來的，雷震霄道：「我由山西來的，你倆怎麼啦？一家子爺兒們，爲什麼這樣見大不見小的起來，萬一給別派的爺子們知道，不是笑話麼？」才必達氣衝牛斗的說道：「雷大鏢師，這話我可不敢贊成了，北道上雙雄兩大的規則，難道你老人家不明白嗎？雷震霄明知他倆在爭上奪下了，可是他見濮大鵬的年紀大了，那裏是一個年輕力壯的才必達對手呢，他便存着一個庇護濮大鵬的心理，向才必達板下臉來，冷冷的笑道：「我在北道上跑了十八年了，十三歲便和爺子們碰頭合面了，難道這雙雄兩大的規例，我不知道哩，還要請你來指教我咧？」（是發怒的口吻）才必達聽得雷震霄的話頭不對了，連忙說道：「雷大爺，這話我可承受不起的，不過我說這句話，原是爲着我倆爭上奪下起見的，却不是來難你老人家的啊，雷震霄道：「你不用在辯白了，我實在對你說一句罷，道兒裏的規例，你雖然知道，可只能算一個皮毛罷，還有許多的規例，只

怕你還不會明白哩。道兒裏既有雙雄兩大的規則，更有三不對手的規則。咧，年齡差遠不對手，武藝差遠不對手，不同意不對手。濮大鵬年近六十了，不問他的武藝好醜，你却不應當和他對手的。刁必達聽得不由的將一股無名的逆火衝上來，壯起了他的膽子，大聲說道：雷大鏢師，你這些話分明是在屈納我了。你老人家走的是亮路，我們走的是黑路，各行各道，結識你老人家，喊你老人家一聲大鏢師，不結識對不起。河水不犯井水，誰也不能干涉我的事情。雷震霄聽得，冷笑一聲道：刁老大，你講這些話，敢是在含糊我嗎？刁必達道：我和你老人家一些兒含糊也，沒有不過。今天這層事，請你老人家不要問罷。雷震霄將眼睛一翻說道：誰敢來干涉我不問這件事呢？我算是問定了，再和你說一句罷。你要和老濮爭上奪下，不妨便來和我見個高低罷。他聽得大聲說道：我刁必達有生以來，未曾受過誰的壓制。雷大鏢師既然決意來和我為難，我雖然是一個褪去殼兒的軟螃蟹，可是這顆頭可以斷，不可以低的。雷震霄向來是一個火燎毛的脾氣，那裏受得了他這一番不服氣的話呢？一抖雙鎚，退一步說道：來來來，我們話說到絕處了，且來分一分高下吧。刁必達明知不是他的對手，但是怨氣難消，身不由己的過來和雷震霄動手了。（為着一個氣字，不知道斷送了多少人的性命。）請教一個刁必達，便是名聞北五省的雷震霄的對手了嗎？不到五十回合，只聽得雷震霄大吼一聲道：好雜種，去罷，禿禿……撲通……刁必達的一顆頭，好像一個爛西瓜，彷彿了。雷震霄打死刁必達之後，便向刁必達帶來的那五百個嘍兵說道：你們不要駭怕，這事和你們是沒有關係的。你們且將刁必達的屍身帶回去罷。那班嘍兵得了他這一句話，好像犯人逢赦的一般，連忙將刁必達屍身扛回牛尾嶺去了。雷震霄解了這個圍，便押着鏢車動身了。他去了之後，誰知牛尾嶺的女大王卜大娘，聞得丈夫的死耗，勃然大怒，（不哀而怒，顯見是潑惡。）忙和她的母親白髮夜叉，連夜到鷄鳴山來，給刁必達報仇。濮大鵬猝不及防，給她倆殺得一塌糊塗。濮大鵬一家，除却一個濮大鵬的女兒賽花，沒有作刀下之鬼外，餘下的皆到無頭會裏去報名入冊了。（雷震霄救大鵬，反害大鵬也。）列公，生死是有數的，一個濮賽花為什麼不丟掉了性命呢？原來賽花見了白髮夜叉，苦苦的央求，忽然強盜發善心起來了，便放了賽花，將她帶到牛尾嶺去當一個丫頭使用。誰知賽花，雖然年紀幼稚，却也

有很大的算計哩。她想自己的父親兄弟，皆被白髮夜叉等殺了，自己又沒有什麼本領和機會替父母報仇，祇好順承白髮夜叉的色笑，哄着她。老夜叉見她伶俐乖巧，倒很歡喜她咧。再說雷震霄在蘆溝橋得到了濮大鵬被殺的消息，又聽得白髮夜叉如何的厲害，他十分憤怒，便預備到大名府去請長勝七鏢師作助手，到牛尾嶺來殲滅卜家母女。白髮夜叉聽得這個消息，知道雷震霄不是無能之輩，可以比擬的，萬一動起大神色來，那可要自討苦喫了。只得和女兒卜大娘，以及外孫刁慶、婢女賽花四個悄悄的逃到三河縣的境內，蜈蚣嶺下隱姓埋名，靠着水月菴傍邊開了一間黑店，和菴中的尼僧勾結，狼狽爲奸，越貨害人，作惡萬端。提起水月菴裏那班尼僧來，可算絕無僅有，空門中罕見的。老尼緣滿本是一個極惡極凶的女強盜化身的，她收了四個徒弟，一個叫湘雲，一個叫楚雲，一個叫秋雲，一個叫行雲。年齡既然相仿，容貌又都豔麗，尤以楚雲出色，皆有一身驚人的武藝。她四個用的一式的花刀，惟有那個老尼緣滿用的兵器與衆不同，乃是一根鋼杵（老尼喜用大杵，可發一笑）重八十四斤（竟比關雲長的青龍刀還要多上二斤，老尼之本領，想必不錯了）。不論什麼人碰到他的手裏，沒有逃掉性命的可能的。她更有一種武藝，便是能放開口毒藥弩。在道兒裏，毒藥弩用的人是很多的，可是這開口弩却不容易多見哩。這開口弩的式樣，與平常的毒弩是兩樣的了。平常的毒弩皆是一尺或九寸五分的弩幹，惟有這開口弩却祇有一寸五分長，發出來是由舌根使勁，這緣滿平日舌下都有三枝藏着哩。這弩經過了陰陽火和五毒水煮鍊過的，她的口中在藏弩的時候，便將解毒丹預先服了一粒，所以毒氣不會侵略自己的。這開口弩最厲害的便是見血封喉，着皮縮脈，祇要牠靠到你的皮馬上，渾身的筋絡便縮抽起來，不能動彈了。如果給牠鏟去了一塊皮，見了一些血，那麼立刻封閉了喉嚨，不能說話了。子不過午，便送命了她。這開口弩不知道傷害了多少人了，她更有一種怪癖，便是歡喜吸生人的腦髓。並且每天要喫，有一天不喫，好像得了什麼大病的一樣。這菴邊的黑店裏，便是喫腦髓的來源地，殺了一個過路的旅客，便將腦髓送到菴中來。孝敬緣滿，有時店裏沒有什麼人住了，緣滿便逼着四個徒弟到各處去找尋食料。那四個徒弟到外邊尋到幾個行人，捉到廟中，揀那個面貌不揚的殺了，供老尼的食料。如果碰到年輕貌美的小夥子，她們便

鎖到暗室，逼着那個小夥子，和她們作樂。這四個之中，獨有一個楚雲，不肯幹這些喪天害理的事情。有時她見她三個和捉來的男子們幹那些不見天的勾當，她便避到別的地方去了。（單寫楚雲如此者，正爲放過楚雲也。筆下戈矛，懷然可畏。）有時她三個強自拖她一同去幹，她皆是正色拒絕，甚則要反臉動氣。她們見她執意不肯，也不來強迫於她，只得說她沒福，不知道其中的趣味罷咧。補敘已明，回頭來再表濮賽花聽得雷震霄道出自己的名姓來，不由的大喫一驚，趕緊低聲向他說道：「你可怎麼得了！撞到這條死路上來了啊！」雷震霄聽得喫驚不小，忙道：「怎麼啦？她倆將房門開了，先朝外邊張了一張，然後縮進身子，關起房門，將自己的來歷，先對雷震霄說了。又道：「我在這裏供她倆驅使，已經有五六年了。這二年她倆迫着我迷惑往來的行客，我不敢違抗，只得硬着心腸，給她倆做迷人的香餌。」

【評】強楚人學晉語，正與削足適履一般的痛苦。海上爲文人薈萃之區，著作家幾多於過江之鯽，惟南人著作，便爲南派。北人著作，便爲北派。言語風俗，各道其所道，未見有絲毫相混。惟能介於南北之間者，舍景星之著作，更誰其屬？謂予不信，景星係南人，本回係北地風俗言語，描寫刻畫入微，微閱一過，當點首擊節矣。

第六回 刀戟森嚴鏢師臨大敵 煙波浩蕩和尚顯神功

我時常想給我已死的父母報仇，可是自己的能力有限，祇好待機而動罷。今天你們碰到這裏來，可是她們還不知道你是雷大鏢師哩。如果知道，任你生翅，也不能飛掉的了。如今你趕快隨我從後門出去，我送你動身罷。再延挨一刻，你便走不了的了。（讀者至此，當爲雷震霄捏着一把汗了。）雷震霄聽得她這一番話，不由的呆了半晌，低聲說道：「坐在前面櫃檯裏面的，那便是白髮夜叉麼？」她點頭說道：「不是，她還有誰呢？」雷震霄道：「難得今天碰到她，便做了她給你的父母報仇罷。」她聽得忙將雙手儘搖說道：「動也動不得，快走爲妙。」便是她倆個不是你的對手，她們還有助手哩。（暗射水月菴中的尼僧，用筆有明暗。）雷震霄忙道：「誰是她們的助手啊？」她道：「此刻也沒有功夫來告訴你了，趕緊隨我去逃性命要緊。」雷震霄正待答話，猛聽得前邊有人說話道：「姆姆，今天有沒有貨色啊……有有有，你們且等。」

一會兒馬上便交出來了。(險極)雷震霄奈何。(濮賽花聽得越發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地連聲催促道)事急了再延挨我却保不住不出岔事了……哦你這臭窩貨膽敢私放漢子嗎這一聲由房門外邊發了出來嚇得濮賽花頓時失色很快的將房門放開早見卜大娘滿臉殺氣手握一柄鬼頭刀凸肚挺腰站在門外濮賽花趕緊雙膝一彎撲地跪下口中說道這一遭兒總要求主母高擡貴手哩這一位不是別人却正是我的表兄所以才來給你老人家哀求的你老人家能夠看我往日服事你老人家的(一番辛苦)放了我的表兄我不是(一個不知好醜的)無論怎樣皆要將老人家的大恩補報起來的卜大娘聽得皺起眉頭向雷震霄熟視了半晌才說道這人果真是你的表兄嗎(有些兒相信了)濮賽花碰頭說道主母這是什麼話他要不是我的表兄我慫嗎怎麼要替尋死路呢濮賽花說罷又磕了幾個頭她微微的點頭說道我念你這了頭平日還乖覺罷罷罷我允許你但是老太太那裏怎麼辦她答應與否我却不管你自己去和他老人家去說罷濮賽花正待答話一陣腳步聲音三個帶髮的妙尼已經擁到房門口了來的却是湘雲行雲秋雲三個湘雲按着兩把花刀的柄兒向卜大娘笑道怎麼敢是走上覺腿的道兒了麼卜大娘笑道可不是麼這個搗子却是我們家大了頭表兄我見大了頭向我說了許多可憐的話兒我倒不忍怎麼樣兒來對待這個搗子了只是我們老太太那裏和菴裏的老菩薩那裏怎樣的應付我還不能料定哩湘雲向雷震霄望了一眼忙對行雲說道這人面熟得很好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也似的(險極險極)行雲道這人好像是一個解鏢的鏢師一樣的(又逼近一步險極險極)卜大娘聽得忙又向雷震霄的面孔上細細的瞧了瞧說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啊雷震霄到了此刻已將一股怒火高發三千丈一時捺按不下了霍地站了起來濮賽花急得額角上的汗珠兒直滾下來正待開口給雷震霄捏出一個名頭來說時遲那時快雷震霄搶進一步在腰間掣下一對軟索大鏡大叫道你們問我的名姓嗎我坐不改名行不更姓誰不知道北五省黑旗鏢師賽玄壇的雷震霄啊你們今天知道些風色大排大仗送我出去你家雷大爺或者可以網開一面不來和你們為難你們如果不識風色你家雷大爺也不是饒人之輩大家便來見見也不妨的他這幾句話說得濮賽花心膽俱裂暗自叫苦道這便怎麼了我替他

隱瞞還隱瞞不起來咧。他偏要撐這一頭逆風的船兒，不是自討其死嗎？卜大娘聽得雷震霄方才的兩句話，不禁大聲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做了我們刁大老闆，這一段公案，六七年來，還未曾了結哩。如今難得你自己討死，投到我們的網裏，你漂亮嗎？」雷震霄笑道：「縱橫江湖十數年，不漂亮，休道北五省插不得鏢旗了，便是一步也走不開啊。」說到這裏，濮饗花霍的拔出一張單刀，倒退兩步，將福兒搶到懷中。雷震霄一分軟索大鎚，大吼一聲道：「有不怕死的，便請過來送死罷。」卜大娘擺開鬼頭刀，向雷震霄說道：「這裏地方狹小，動起手來，誰死誰活，皆有些冤屈哩。我和你且到外邊草場上面去拚上一個你死我活，你敢去嗎？」雷震霄道：「誰避你的，便是個土獍子。但是我在沒有和你們動手之前，却有兩句話要對你們申明一下子哩。他說到這裏，一轉身，指着福兒說道：「這孩子你們含糊他麼？」卜大娘當先開口說道：「我們和他沒有一些兒含糊的，你放心罷。」雷震霄說道：「他一不是我的兄弟，再不是我的兒子，更不是我的親戚朋友。他是我從山西太原買來做義子的。我雷震霄今天的生死關頭到了，你們不是我的對手，那便不成問題。萬一我毀了，那是我應當在你們的手裏轉人生。這孩子却要望你們多看他一眼。他和你們沒有含糊，道兒裏有這一條有仇報仇的規例，所以我雷震霄不惜下威風向你們說一句低頭話的。」（雷震霄大難臨頭，終不使福兒受罪，可敬可親。）列公，雷震霄爲什麼這樣的忠於尹家呢？原來他當初是一個無賴子的出身，得了燕山太玄和尚的指教，品行武藝，皆臻上乘。（太玄何人，此時尚未表明，後來補敘較此時當更精巧。）不幸在蘆溝橋三拳打死吳伯超，闖下一場不可挽救的大禍來。那時尹樹勳正在蘆溝橋辦冬賑的事宜哩。他愛雷震霄爲人慷慨，有俠士的風派，又兼一身絕硬本領，他便一力爲雷震霄營救，不獨沒有抵命，並且判他無罪。（先敘雷震霄受尹氏之大恩，此時維護福兒，方免文無來由之誚。）雷震霄受了尹大人的再造大恩，自然是十分感謝的了。尹大人將他營救無罪之後，又給他請了一個保五省官鑲的職銜下來。雷震霄人非木石，到了尹家，遭了這一場空前絕後的慘劇時候，自然要十分的保護尹家這一條根苗了。閒話少說，再說雷震霄聽得她們答應自己的話兒，忙道：「好好，你們夠交情，我姓雷的雖然毀了，也是情願的了。」（故作險語，嚇煞讀者。）去去，卜大娘更不答話，領着湘雲等三個開

了後門，出去了。雷震霄跟着也自出來了。卜大娘趕緊搶着上首，立了一個勢子。等候雷震霄進來，雷震霄蕩開雙鏈，迎了上去。和卜大娘動起手來。未到三着，雷震霄的右鏈一收，左鏈對定她的刀面絞來。噲的一聲，卜大娘的一張刀被他一鏈直絞到一丈以外。虎口震開，鮮血直流。正待赤手跳出圈子，雷震霄的右鏈早到，撲禿……卜大娘的一顆頭，早和他的鏈接觸一下子。正和鷄卵擊石一般地登時骨肉紛飛，熱血四濺，撲地倒下。（駭極）湘雲等三個大驚，各擺花刀，將雷震霄丁字式兒圍住。好個雷震霄，他什麼大仗頭兒都見過了，那裏還將這三個小尼僧放在心上呢。他舞動那對大鏈，天旋地轉的逼得她三個祇在圈子外邊擺展家數，却不能逼進一着。他們很鬥了數十合的光景，猛聽得怪叫一聲道：「好小子啊，你敢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嗎？」雷震霄一面抵敵，一面偷眼朝方才發聲的地方望去，只見那個坐在櫃檯裏面的老婆子，手綽一柄三股托天叉，殺啣……殺啣……晃着叉柄，疾風暴雨般地衝到面前了。（寫白髮夜叉又是一副筆墨）雷震霄倒十分留心哩，原來黑道裏有一種三可怕的例子，一怕老二怕小三，怕尼姑與僧道。因為老小尼僧道，沒有驚人蓋世的武藝，斷不敢出頭露面的。雷震霄一面和三個小尼僧廝殺，一面預備迎敵她。白髮夜叉衝進圈子，一叉向雷震霄的下三路攪來。（攪字新奇）雷震霄雙足一縱，讓過一叉，她翻起叉頭，趁勢一個下莊刺虎的家數，直向他的下頰刺來。雷震霄大驚，趕緊一埋頭，說時遲，那時快，一頂翻山虎的帽兒早給他的叉頭挑去。（駭極，非常的解數）雷震霄的頭髮立刻披亂下來，他十分留意，加緊將雙鏈舞了起來。真可算風雨不透，鬼神皆驚。（雷震霄不弱）白髮夜叉的三股叉也自鳳舞龍蟠的抵抗着，不肯放鬆一着。雷震霄十分焦急，暗自打算道：儘自在這裏和她們廝拚，人有乏力之時，馬有失蹄之候，萬一一着不到，我的性命便要緊根子啊。他想到這裏，將雙鏈霍地使了一個天旋地轉的家數，滿想白髮夜叉等讓開此着，跳出圈子，便好趁着這個時候動身哩。誰知白髮夜叉早知他使用這一着，便想逃走了。她一屈腰，將叉直豎在圈子裏，鏈頭一到，她趁勢將叉頭一翻，和鏈頭攪住。她用力往後邊一拖，口中說道：「好小子來罷，雷震霄立足不穩，不由的打了一個踉蹌，堆金山倒玉柱的轟然倒下。這時候，湘雲的右手花刀，已向他的左腿刺來，爆獨一聲，她一張花刀折成兩段。（駭極，雷震霄無恙否）可

是雷震霄的左腿上一根汗毛都沒有損傷。在這一髮千鈞的當兒，白髮夜又拋去了三股叉，一躡身，伸出雙手，又住他的後頭，右足一起，足尖兒在雷震霄的右太陽穴一點，雷震霄大吼一聲，頓時不能動彈了。看官，鍊內功的人們，能夠將五門一齊鍊到登峯造極的時候，然後才可以進一步鍊金鐘罩、鐵布衫哩。將金鐘罩和鐵布衫兩門功夫鍊得了一門，那麼，便不容易使敵人尋到穴道。雷震霄五門內功皆鍊得了，所未鍊的，便是衫罩兩門。所以白髮夜又知道他是沒有衫罩的一個傢伙，跌倒的時候，雙腳要動的，她使用點穴的工夫來制服他了。點太陽穴，是令被點的人渾身柔軟，失去使力的效用。別的倒沒有什麼作用。過了兩小時，被點的恢復了使氣的功夫。那麼，便如常了。白髮夜又將他點了之後，便將束腰的豹筋帶兒解了下來，將他綁好。湘雲道：「姆姆，這搗子給我們帶去，請我家師父發落罷。」白髮夜又睜圓了大眼，氣衝衝的說道：「這賊崽子先殺我的女婿，後殺我的女兒，這一遭兒，他想活命，恐怕不能了。我一定要將他剮成魚鱗般，纔可以消恨哩。」（震霄危矣）湘雲道：「姆姆，且慢動氣。這賊崽子既然失了腳，還怕他逃掉了不成嗎？」上一次我的師父不是和姆姆說過的嗎？凡遇到黑白道兒裏的朋友，不論做放，先要送給她老人家去審問哩。白髮夜又咬着沒牙齒的牙床，說道：「好好，你們先帶去罷。不過我要關照你們一聲，便是這個賊崽子，是我的切齒的仇人，不問怎樣，皆不能放的啊。」湘雲道：「那個自然啊。」姆姆放心罷，都依着你的話便了。她三個說着，將雷震霄扛動身了。白髮夜又回到前面，不見了濮賽花，好生奇怪。大聲喊她兩句，未見答應。她自言自語道：「不好，不好，這個臭蹄子，敢是帶着那個小孩私自逃走了麼？」她忙趕了出去，說也不信。一個濮賽花在她們廝拚的當兒，她背着福兒靠着窗口，往拚併的地方，目不轉瞬的，看着滿擬雷震霄能夠得勝的哩。她一直等到雷震霄被擒，給湘雲三個帶去的時，候，這纔想起自己逃走的念頭來。她前脚出門，白髮夜又後脚趕出來了。他聽的後面的脚步聲音，回頭一望，白髮夜又已經趕出來了。她這一驚非同小可，埋下頭來，沒命價的逃走。白髮夜又一面高聲大罵，一面拔足急追。濮賽花到了這刻，也顧不得東西南北，死活存亡，沒命價的漫田漫道狂奔。白髮夜又雖然厲害，可是方才究竟和雷震霄拚死併活的好久一會子了，精力去了不少。此刻沒有那麼迅速了，所以濮賽花拚命的跑去，她只能在後邊緊緊的跟着。

却不能立刻追上的。他倆奔了好久的時候，濮賽花熱汗直流，看看要跑不動了。（讀書至此又要爲濮賽花一急。）所幸那個白髮夜叉也到了精疲力竭的時候了。兩條腿好像吊桶一樣，拖不上來了。（比喻絕妙）此刻東方發白，天色黎明了。濮賽花瞥見前面一道闊河，攔着去路，更沒有一舟半楫，無情的流水，浩浩蕩蕩，白茫茫一片，祇見兩岸的蘆葦，被曉風吹着搖搖晃晃，似乎在替濮賽花着急。（百忙中偏有此等閒情逸致的筆法）濮賽花見了這一道白茫茫的大河，不由的將一縷真魂從頂梁上面冒了大半出去，暗道：這真是天絕人的生路，那是沒有方法可以補救的了，更令人氣結的便是左右兩邊，還有兩條小港，總而言之，三面是水，無路可尋了。（又緊一句，直令讀者急煞了。）她正在嘆氣的當兒，白髮夜叉已經到她後面，祇離一箭之路了。（急煞急煞）說時遲，那時快，上流飄下一塊一丈多寬的蘆葦來，隱約間還見一個人坐在蘆葦上面（奇文奇事）那白蘆葦好像弩箭離絃也似的，直向濮賽花的立身的所在駛來。蘆葦前面的浪花，激起有七八尺來高，可是激起來的浪花，却分飛到蘆葦的兩邊去了。轉眼間，那白蘆葦已經抵到岸邊了。濮賽花再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鬚眉皆白的老和尚，他很快的跑上岸來，雙手對着濮賽花一招，說也不信，福兒頓時和濮賽花的肩頭脫離關係，飛到那老和尚的手中了。那老和尚一撻手，說道：「搶你一個小寶，還你一個小寶，一件東西向濮賽花的面前飛來，濮賽花用手接着，原來是一個木頭雕刻的小娃娃，她正待……忽然背後一聲道：「好了，頭你還往那裏逃，儘可逃罷，我不來趕你了。」濮賽花大驚，手中的木孩兒忽然吱吱的兩聲，一道青光在白髮夜叉的頸間一繞，白髮夜叉喘的一聲，一顆頭頓時飛去一丈以外，鮮血直噴，死於非命了。（駭極用筆如晝夜說鬼，愈說愈奇）在白髮夜叉丟去性命的當兒，濮賽花手中的木孩兒也自沒了蹤跡了。這一來，將一個濮賽花驚得和雨淋的蝦蟆一樣，開口不得了。（絕倒形容之深刻，直欲入木三分）一回頭，只見那老和尚坐在那白蘆葦上，衝波激浪向南去了。霎時不見蹤跡，將一個濮賽花怔得直不知道方才這一回事，是真是假，是筆，是墨，是人，是鬼，是神，是仙了。（確有此等設想）在下寫到這裏，却要將這老和尚的來源道出來了。他是誰，他便是蒙出的太清和尚。他到這裏幹什麼的，原來他每天黎明時候，都要鍊一回水上飄的工夫。這一條小清河，却就

是他鍊功的場所。(先不寫濮白共跑多少路程。祇道奔了半夜。此刻方補敘出來。蜈蚣嶺距離小清河四百五十餘里。濮白奔跑之速度。於此可見矣。)今天呢。他一面來練功。一面來救濮賽花和福兒兩個的性命。這個太清和尚。難道有未卜先知的神術嗎。不。他是一個道高德重的老和尚。通靈已久。人世間的親仇善惡。他皆了解。這個禪機三昧。個中人自能明白。更不須小子來多說廢話的了。他拋給濮賽花的那個木頭人兒。爲什麼能夠放出青光來的呢。放出青光。並且能夠將白髮夜叉的性命送了。這又是一種什麼緣故呢。原來那個放出青光來。是一枝桃花劍。太清對於金木水火土五行。皆練成飛劍了。讀者不嫌討厭。小子便道上一二與諸公聽聽。金字門裏他鍊的飛鑢劍。木字門裏桃花劍。水字門裏沖天劍。火字門裏風雷劍。土字門裏黃光劍。桃花劍是方才用的。小子不妨先將牠寫出來罷。鍊桃花劍。在桃花盛開時候。太清在黎明便坐到玉鸞峯尖上。第一步聚精精聚然後使氣。氣使而後會神。精氣神奮發之後。便移正方向。面孔朝東。東方甲乙屬木。其色青。又值春皇行令的時候。他吸收東方的青氣。到咽喉下面。再使三焦真火。煨煉成爲劍氣。鍊好之後。可以散可以聚。譬如用桃木刻成一個東西。將劍氣貯到裏面。可以自由放出來。傷人的性命。但是劍光是不認識人的。爲什麼祇將白髮夜叉丢了性命。

【評】本回極盡變化之能事。如雷震霄本來救福兒脫離虎口。孰知反入虎口。雷震霄方疑濮賽花爲害己之餌。反弄出濮賽花來救自己。消息透露後。雷震霄於數合之內。卽殲卜氏。方慶其可以免厄。不料竟爲白髮夜叉所擒。既被擒則疑其必死矣。結果偏不卽死。筆下龍蛇閃幻莫測。

第七回 遭雷火劍好花經暴雨 服冰雪丹檀口貼香腮

濮賽花倒沒有損壞一些兒寒毛呢。原來不論什麼劍。皆有根的。劍不傷根。放劍的傢伙。便是飛劍的根。所以濮賽花沒有受飛劍的傷害。可是太清和尚祇救了福兒。爲什麼不連着濮賽花一齊救去呢。這差不多濮賽花和太清沒有緣分罷咧。(用問答的句子。補出一段事實來。用筆四面玲瓏。有層出不窮之奇。)桃花劍的來歷已經說明。還有那

四枝劍的來歷。恕我沒有那些閑功夫來。一一的交代與讀者們了。濮賽花在小清河邊呆呆的立了半晌。這才掉轉身。尋回原路。暗自說道。我那雷恩公如今被那班妖尼擒到水月菴裏去。我此刻難得脫離了虎口。何不去設法施救與他呢。她打定了念頭。直向蜈蚣嶺而來。話分兩頭。再說湘雲等將雷震霄擡到菴中。見了緣滿。問了原委。便對雷震霄猶笑了兩聲。說道。好啊。雷小子也有今朝的一天麼。今天我在喫着庚申齋。你們且將他拖到後面去。明天酉牌時候再送他到老娘家去罷。（所幸作此一頓轉出無限的下文。）湘雲等應一聲。帶着雷震霄從東角門進去。轉過六間茅屋。便到兩間暗房裏。面外一間。是兵器室。裏面便是暗房。她三個將他往暗房裏一扔。說道。好朋友。你在這裏耐着一些性子罷。明天再會。她們說罷。一齊向前面去了。雷震霄此刻渾身的氣力漸漸的復原了。他使足了氣力。掙扎了一回。無奈那條縛他的豹筋。好像生根在他的身上一樣的。更不能褪脫分毫。如果是麻繩鐵索之類。早已被他掙扎得斷了。這豹筋是富有堅韌性的。休道雷震霄逃不了這個圈套。便是有金鐘單鐵布衫的傢伙。也逃不了這個圈套。咧。雷震霄三番兩次。想用力將縛束掙脫。結果是一些兒效力也沒有。他掙扎不脫。好生着急。（不獨雷震霄自己着急。讀者至此。亦要替他着急咧。）不料這一急。倒給他急出一個主意來了。他方才在外邊看見明間裏擺放着許多的兵器。他便滾到房門口。用頭將房門抵開。滾到外邊。所幸明間裏沒有人在。着他滾到兵器架兒的傍邊。可巧有一把單刀。插在地上。他用口卸着刀背。一屈頸。在豹筋條兒上面。很着力的拉了兩下兒。竟給他拉斷了兩根子。（此等筆法。正合着水窮山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兩句。）在這時候。猛聽得外邊有人走路的聲音。（讀者又要替雷震霄一急。）雷震霄趕緊使了一個烏鴉抖翅的架子。將身上的豹筋條兒。一齊抖掉了。說時遲。那時快。已經由外邊走進一個人來。（急煞。急煞。雷震霄奈何。）雷震霄順手在地上。將那張單刀。抓到手中。只見來的一個年輕的女尼。容貌如出水芙蓉。行動如迎風楊柳。她一眼看見雷震霄脫了縛束。握着一把刀。惡狠狠的站在那裏。她倒是一驚。倒退兩步。正待開口。雷震霄忙向她一招手。她趑趄着腳兒。忙道。你想走嗎。（嗚字妙。妙在神傳阿堵。）雷震霄到了此刻。性命要緊。顧不得什麼面子了。一躬到地。低聲說道。你可能使一些兒方便嗎。（行什麼方便呢。到要

請教大鏢師哩。楚雲聽得，不禁雙頰微紅，停了半天纔說道：這是你自己自討其死，叫我行什麼方便呢？雷震霄道：你能夠不要聲張，讓我脫離了此地，那便是你行方便救我了。楚雲冷笑一聲道：你不要做夢了。此刻你便是生出翅膀來，也飛不走了。實對你說罷，我家師父能使用百里之外的雷火劍哩。你便是此刻逃走了，這一百里路程，饒你的輕工來得好，也要到兩個時辰，才可以達到呢。她在兩小時之內，便能不知道了麼？她知道你逃走了，只消一張口，你的性命還有嗎？故作險語，嚇煞震霄，然而却非虛話。下文自當有詳細的交代。雷震霄聽得呆了半晌，長嘆一聲道：唉，我雷震霄出道以來，更沒有幹過一些兒虧心的勾當，不料今天落到這個魔窟裏面，不明不白的送掉我一條性命……不值得啊。他說到這裏，眼眶一紅，不由的灑下幾點英雄淚來。（描寫震霄之哭，非怕死，實自屈耳。）楚雲忽然逼近一步，粉面又添了一層朝霞的顏色，珠脣微微的一動，似乎要和震霄說什麼話也似的。可是她未曾啓齒，却又停住了，默默的半晌，她終於忍耐不住了，便含羞向震霄說道：你便是那位賽玄壇的雷大鏢師麼？（心儀已久。）雷震霄拭去淚痕，點點頭兒說道：正是在下。楚雲道：你此刻真個想脫離此地嗎？（來了。）雷震霄忙道：你這是什麼話？螻蟻尚知貪生，我難道便不怕死嗎？可是我這怕死，原來爲一身的武藝，却沒有別的怕死。（既說出低頭的話來，却又恐遭人譏笑，連忙又收轉來，用筆如見。）楚雲到了這時，粉面上忽然露出一種悽慘的色彩來，伸出玉手，將雷震霄的雙手握住，硬咽着說道：你想逃出這裏的圈子，須要准我一件事情。（來了。）雷震霄見她這種誠懇而又惹人憐愛的態度，迥非方才湘雲等可以比擬的了。他不假思索，脫口答道：你祇要救我出了這個圈子，我什麼事情皆答應你的。楚雲聽得忙道：那麼，你快些背我動身罷。有我在你的背上，什麼都不要緊了。雷震霄忙將她背到肩上，飛身出了後園。她指點着方向，叫雷震霄直向西北飛去。不到一個時候，便聽得後面發出一種轟轟的雷聲來。楚雲大叫道：劍來了，你快些走啊……雷震霄聽得，拚命價加了兩層勁，像閃電也似的向前面飛去。雷震霄一面飛行，一面回頭過來一望，只見一條火龍也似的東西，跟在後面直追下來。眼見要追上了，雷震霄越發驚慌。楚雲此刻在懷中探摸出一個彩繡的袋兒來，上面有一根縲帶兒繫着，她很快的打了一個扣兒，往粉頸裏一套，將袋兒放到後

心背上說時遲。那時快，猛的一陣的推力，將他倆從空中推落下來。此刻空中暴雷也似的一聲響亮，那一條火龍也似的東西，炸得飛散開來，燐燐灼灼的，不多時，不見一些兒蹤跡了。他倆被一陣的推力，落到一顆大樹的枝杈上面。他倆一齊抱着樹幹，楚雲吟呻起來。雷震霄忙向她問道：「你怎麼啦？敢是中了傢伙了麼？」楚雲玉容失色，粉面無光，手指着下面示意着，叫震霄扶她下去。震霄連忙扶她下了樹，倚在樹根下面。楚雲一頭撞到震霄的懷裏，渾身軟如無骨，只是吟呻着。震霄到了此刻，不知道怎麼才好，偃着她的粉頰，低聲說道：「你敢是受傷了嗎？她也不答話，緊閉星眸，只將頭點了點。她的呼吸漸漸的緊促了，粉頰上面，由熱轉燙了。雷震霄生長二十一歲，什麼風波都領略過的，（可是情海的風波，還未曾領略哩。）從來是抱着個大無畏的宗旨，心裏不會受到什麼激刺。這時他驚魂甫定，見她這種樣兒，不禁又可憐她，又感激她，心裏却受到一種異樣的感觸。（你看他憑一枝生花的妙管，竟能將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八個字，曲曲的繪出。）可是他不知怎樣的安慰她纔好，更不知此時說什麼話纔可以使她的心裏得到安慰。這時候，天已大亮，一輪紅日，漸漸的和大地相見了。雷震霄朝四週一望，不由他喫了一驚，原來他們所在的地方，却是他師父所住的燕山。他倆却坐在朝笏峯的下面。楚雲吟呻了一會，打起精神，向雷震霄說道：「你快些抱我到你的師父那裏去吧。他老人家自然有方法，可以醫救我的……」雷震霄聽得，只得抱起她，向山上而來。到了玉臺下院的門前，只見一個禿頭小廝，拿着一把長柄的掃帚，由門裏出來。見了雷震霄，便說道：「雷大哥，好久日子不到這裏來了。雷震霄不暇答他的話，便問道：「師父在家麼？」（迫急神情如見。）他搖頭說道：「他搖頭說道：他老人家出去有十多天，未曾回來了。雷震霄聽得，好似晴天一個霹靂一樣的忙道：「他老人家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曉得嗎？」他笑道：「你問得太離奇了，你是他老人家的徒弟，難道你不曉得麼？他老人家不論到什麼地方去，也不會關照我一次啊。」雷震霄也不再問，抱着楚雲進了東廂房，將楚雲放到一張竹榻上面，可憐她一張粉龐，一會子紅得和桃花一般地，一會子又白得和雪片一樣，嗚聲漸漸的緊逼起來了。雷震霄知道她的傷勢不輕，否則不會有這樣的急促表示的，只急得手足無措，倒剪着雙手，在天井裏踱到房裏，房裏再踱到天井裏，永不停脚。（此所謂熱鍋上的螞蟻，慌得團團亂轉也。）在這萬分

危急的時候，猛聽得外邊的達……一陣木屐的聲音，雷震霄不禁喜形於色。（妙筆神來）你道他歡喜的什麼呢？原來太玄不分寒夏四季，皆着那一雙棠木的屐履的，走起路來的達……的達……的聲音，距離他好遠，便可以聽見了。所以他聽見這樁的達……的達……的聲音，知道是他的老師回來了，他趕緊迎了出來，一望只見太玄手裏持着一串佛珠兒，擺着兩隻大袖兒，由外邊慢慢的進來，雷震霄趕上去，給他磕頭，他停住脚步，向震霄說道：「賢徒，你由什麼地方來的？」雷震霄立起身來，將自己一番經過，對太玄細細的說了一遍，太玄浩然嘆了一口氣，說道：「親仇恩怨，都由人自己招惹，不料別後數年，俗障又深一層了。」（閑雲野鶴，開口便見太玄亦太清一流人物。）他說罷，和他一同到東廂裏來，太玄在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葫蘆，傾出一粒白色的丸子來，遞到震霄的手中，說道：「這是顆冰精雪髓丸，你可噙到口中，再渡到他的口中，便可以退去她週身的火氣了。」她服下了丸藥之後，必然要疲倦的，你却不要去驚動她，讓她睡到分際，自然會醒來的。她要喫，你便到院後那八角井裏，舀一碗冷水，給她喫，煙火的飲食，千萬不能給她的。等到三天之後，她的身上發熱完全退掉了，那時你不妨再給她進飲食，他分付到這裏，出門到後面去了。雷震霄依着他的話，將那一顆冰精雪髓丸，先放到自己的口中，然後吻着她的小口，渡到她的嘴裏，她將那顆丸喫下去，沒有一會，便酣呼起來。雷震霄這纔放心，再等她一覺醒來，殘日西沉，已到酉牌時候了，她翻身過來，叫餓，雷震霄早將井裏的水取來候着了，聽得她叫餓，連忙將八角井裏的水取來，給她喫，她吃了一碗冷水，又自睡去。這樣的過了三天之後，這才恢復原狀。雷震霄在那一天的晚間，向她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我到這一會，還不會知道哩。」楚雲粉面微紅，說道：「我姓蔡，名字叫做楚雲。」雷震霄道：「你怎麼認得我的？」她道：「提起這事來，真個冤枉哩。當你在蘆溝橋開立三義鏢局的時候，我家也住在那裏，我的父親也知道些拳足哩。他老人家回來，時常對我說起你的武藝怎樣的好，爲人怎樣的義俠，你的老師怎樣的武藝，怎樣的爲人，說得淋漓盡致。那時我給他老人家說得心熱起來，便時時想到燕山來訪你們老師，可是事與心違，偏生不能如自己的意思。後來我家由蘆溝遷居到三河縣了，我將到燕山來的念頭，漸漸的打消了，不指望在前年的春天，到外婆家來，半途逢着水月菴裏的老尼緣滿，她便將我刼到水月菴。」

逼迫我學武藝。等到我將各種武藝學得一些兒，便又迫着我隨着那三個小妖尼，出去迷人。我迫於她的勢力，不敢不答應。明知身墮火坑，可是她們對於我，監視極爲嚴厲，從不肯稍留一些兒閒空子給我的。前天你被她們捉去，我還不知道。幸虧我到兵器間來一趟，不然你的性命便要送掉了。雷震霄道：雲妹，我且問你（這兩句何等的親熱）那老尼所用的那一種什麼飛劍，便那麼厲害啊？她道：我前天不是對你說過的嗎？那是毒煙與烈火鍊成的一枝飛劍。我在今年的五月，曾聽得她自己說過的。她放出那枝雷火的劍來，除却受劍的人，用硫磺袋來破，別的却没有方法可以破他劍的了。但是破他劍的人，受了雷火的震逼，必然也要丟掉了性命的。惟有燕山太玄和尚那裏，冰精雪髓丹，可以救治的。別的却没有方法可以救治的了。我那時聽得這話，心裏便想到逃走的一個念頭了。可是她們對於我防閑得緊，簡直是沒有一些兒空子可以脫身。前天聽得你說出是雷大鏢師，我便急中生智，和你動身了。那時我認定方向，叫你向燕山趕來。我想我便是受到了雷火的震逼，只要你能夠將我送到燕山去，那麼我便不會送命的了。雷震霄道：凡事皆有定數的，譬如我不遇到了你，我的性命便不保了。你如果不遇到了我，你決心和他們脫離，恐怕還不能這樣容易哩……他說到這裏，太玄和尚已從外邊進來了，笑呵呵的說道：那孩子好了，不會（太玄妙人）雷震霄站起說道：好了，好了。楚雲料到來的是太玄和尚，她連忙花枝招展的拜了下去。太玄走過來，伸手將她從地上扶了起來，捧着她的粉腮，仔細一瞧，說道：可憐，可憐，一個好孩子，險一些被那個老尼糟了。（仁懷悲抱，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你今年多大了？楚雲道：我今年十九歲了。他聽得笑呵呵的說道：我這徒兒，震霄，倒長你兩歲哩。（絕倒，長兩歲與你何干）他說了這一句話，蔡楚雲低下頭去。雷震霄也將面孔移轉過去。（此情此景，好看煞人，著者真寫得出）太玄笑道：是吧，你倆至今的孩子氣習，一些兒還沒有脫掉了呢。老僧癡長到這麼大唐突的事情，沒有做過。唐突的話兒，更沒有說過。我說到那一句話，那一句話，便有些兒來歷哩。我很希望你倆成了夫婦之後，給我們武當派裏多幹一些有道德有局面的事情。那麼，也不負我教授雷徒的一番苦意了。（爽爽快快的說出來，太玄妙人）他說罷，放了手，笑嘻嘻的走了。（更不多說，太玄妙人）雷震霄和蔡楚雲兩個默默的半晌。（妙妙，確有此

等的神情。此時雖有千言萬語，也無從說起了。震霄才向楚雲說道：「妹妹，你此刻還是回去，還是……她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此刻既然到這裏，請您求師父指示我一些兒武藝，隨便什麼時候，皆可以回去的啊。」雷震霄聽得，逼近一步，挨着她的身子坐下，說道：「妹妹，我可要問你，你答應我嗎……你答應我，我的師父便將你當着自己的徒弟一樣，的看待了……你……蔡楚雲聽得，將粉頸越發低下去了，停了老大一會子，才說道：我……我隨你來……你看罷……」（斷續句兒，用得傳神阿堵。）雷震霄聽得她的話，知道她已經默許自己了，更不再問，便改口說道：「妹妹，你在這裏，是很好的了，可是我此刻不能陪你，還要到蜈蚣嶺下去一趟哩。她聽得，忙道：「又去怎地？」雷震霄道：「我有一個小孩子，在那個黑店裏丟了，這孩子與我的關係很深咧，我不得不尋他轉來的。她聽得，皺眉說道：「萬一再碰到那個老妖尼，你還想活嗎？」雷震霄道：「雷火劍已經破了，還怕什麼呢？」她聽得，忙道：「你那裏知道啊？她的害人利器，正不止是雷火劍一樣哩，還有開口弩、柳葉刀等等，你有那種武藝，可以去破呢？」我單爲這雷火劍一樣東西，費了一個月功夫，掠了許多的烈性硫磺，感在袋裏，在我倆逃走的時候，雷火劍的鋒頭到了我的身邊，搭着硫磺石，燒得炸裂了，那不過是我聽得，她將破法說出來，所以才這樣的便當一破便破掉了的。像弩和刀的破法，你一些兒也不知道，怎樣的去破牠，便是生生的去冒險，你也沒有衫單的硬功，你真夠想去尋死了啊。」雷震霄聽得，好生着急，忙道：「妹妹，你那裏知道，丟了的這個孩子，他的父親，便是我再造恩公，那裏雖然是劍樹刀山，我也要去闖上一頭哩。」雷震霄熱心熱血，實爲古今來不可多見之好友。」蔡楚雲道：「那麼何不請問大師一聲呢？他老人家自然有方法的了。」雷震霄笑道：「啊，我竟將這一件事情忘了，我去，我去，去問他老人家去，他出了東廂房，向後面而來。」

【評】蔡楚雲既入歧途，猶能自拔，殊爲擾擾人園中不可多見者。不有雷火劍一節，則蔡楚雲與雷震霄必不能親近，不有冰雪丹一層，則雷蔡又無從親近。太玄妙人，早知其前因後果，故在蔡雷之前，有爽直之說法。

第八回 雨阻陽臺良宵驚劇變 雲迷巫峽午後報深仇

到了參悟室裏，太玄正在禪床上打坐。他打了一個稽首，正待開口。太玄便道：「尹家孩子已被你的大師伯救到，蒙山去了。你也不必再到蜈蚣嶺去了。緣滿妖尼惡運未盡，此刻汝等不要去和她爭上奪下。到了那時，自然有人去制服她的。」蔡楚雲有志向上，余深愛之，使她在這裏住着罷……雷震霄聽得好生奇怪，忙道：「尹家孩子被救，師父怎麼知道的？」他說：「我今天由蒙山來的，怎麼不知道呢？」雷震霄打了一躬，退出禪房。從此她倆在燕山住着，日後自有下山的時候。小子寫到這裏，却要掉轉筆尖，再來寫尹畫眉和范成龍兩個了。尹畫眉聽得那人的話，心中大喫一驚，暗道：「盜五龍錫的凶手，敢就是這個長風道士嗎？」她正在疑邊的當兒，猛見八人的大轎裏面，坐着一個五十開外的道士，領下一部黑虬髯，捲得半邊嘴巴蓋了起來。兩隻漏神眼睛，光碌碌的亂轉，有幾個說道：「坐在轎子裏面的，他便是長風老道啊。」畫眉很注意的朝他望了兩眼，不料長風老道坐在轎子裏面，早已注意着尹畫眉和范成龍了。他暗自讚美道：「世界上美貌的孩子，我確看見不少咧。可是這兩個孩子，倒沒有看見哩。尤其是那一個雙眉入畫，唇若丹珠，何等動人啊。」（是尹畫眉）他早起了一種邪念，他想將他倆帶到廟中，學鐵珠那個頑意兒哩。（死到臨頭，還想作樂哩。）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便命轎夫停下。他分開轎簾，走了出來。到他倆的身邊，仔細一打量，便道：「這兩個孩子，是誰家的啊？那些看熱鬧的朋友，聽得一齊向范成龍說道：『你倆是不是本集的啊？』尹畫眉來得乖覺，搶着說道：『我倆是集西的。』老道爺問我倆幹什麼啊？」長風皺眉說道：「小哥，我老實對你說啊，你的臉上氣色不好啊，恐怕在這七天之內，還要有什麼橫禍出咧。他說到這裏，又指着范成龍說道：『那一位小哥的氣色也不好啊。』尹畫眉趁勢拉着他的衣袖說道：『好道爺，你老人家既然知道我在這七天之內有橫禍，必然知道解破的方法。你老人家能夠大發慈悲，救救我倆的性命嗎？（寫一個尹畫眉通身脫滑，不着一些兒沉滯的氣息，甯非奇筆。）長風點點頭道：『我實在可憐你，兩年幼無知，遭了橫禍，未免有一些兒冤枉。你倆等大駕回宮，趕緊到廟裏來，我給你倆求福。或者大帝垂憐，也未可知哩。』（老道死期已近，故有如此舉動。）尹畫眉拉着范成龍的手兒，一同給他磕了一個頭，他就上了轎子動身了。此刻站在他倆週近的那班人，齊聲說道：『這兩個孩子，真可算是幸運兒了。他倆不碰到他老人家，那裏知道自己

有大禍臨頭呢。范成龍朝尹畫眉冷冷的一笑，正待開口，尹畫眉知道他要說出不佩服老道士的話來了，趕緊向他做了一個眉眼（冷笑便是不服表示，畫眉機警過人）。范成龍會意，便不再說（兩小有兩小的做作）。他倆夾在人叢中，瞧了半天熱鬧，赤身大帝的聖駕這才過去。那些看熱鬧的人們紛紛的拔步走了，尹畫眉和范成龍走到無人之處，范成龍笑道：「耐那一個毛道，見他媽的三代亡靈，說上許多鬼話，你道好笑麼？」尹畫眉道：「你那裏知道，他說我倆的大禍臨頭，祇恐他自己的大禍臨頭了啊。」（妙，她已有殺長風的念頭了。）范成龍聽了她的話，漠然不解，對着她只是發呆。尹畫眉道：「你敢是疑惑我的話說得奇怪嗎？我實在的告訴你吧，這個狗道便是我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啊。」范成龍聽得更是十分驚訝，忙道：「他和你有什麼仇恨呢？」尹畫眉約略將失錫的事情對范成龍說了一遍。范成龍道：「是的，這狗道一定是盜錫的凶犯啊，我想他盜錫之後，見盆子出得大了，他便逃到這裏來的，我倆便到廟中去看一看動靜吧，如果能夠有下手的機會，那麼先給你的大仇報了吧。」尹畫眉道：「好，他倆便到關帝廟裏，只見裏面的燒香人們比較鬧市街頭，還要擁擠三分哩。走進走出，却不見有半個男子夾混其中，清一色是年輕的婦女娘兒們，他倆由人叢中軋到西角門邊，有兩個小道士攔住角門，向他倆說道：「你倆到這裏來幹什麼的？」畫眉忙道：「你家老道爺叫我們這裏來的啊。」那兩個小道士聽得忙道：「我們家老道爺叫你們到這裏幹什麼呢？」畫眉便將長風的話對他倆說了一遍，他倆對面一笑，點點頭兒（寫得尷尬），向畫眉說道：「既是這樣，你倆進去到大殿上候着罷。」畫眉和成龍答應了一聲，從角門進去，靠協天大帝的大殿右邊，另有三間大殿，雕樑畫棟，建造得十分壯麗莊嚴，這便是樊家集的人們公建的一座赤身大帝的行宮，他倆一同進了大殿，在殿角上一條長木檯上面坐下，閒閒的望着那些燒香的婦女，磕頭膜拜，去了一批，又是一批，大殿上共有八個黃衣小道，分做兩班，求子求祿，求財求壽，共分四起，這四批之中，又以求子的為最多，數來了一批婦女，便有四個小道士迎了上去，問明了她們的來意，用筆開了名單，等到拜神之後，便分成四起，由四個小道士領着，各到一處去了，他倆在大殿角上等了一會，瞥見那個長風老道，手裏捧着那隻紅緞的盒兒，領着一班小道士，由外邊進來，到了神台前，他恭恭敬敬的將那隻紅緞盒兒，放到神

前退三步。在蒲團上拜了八拜。接着那些小道士一齊過去。挨次在赤身大帝的駕前。一齊行了禮。禮成。那一派細樂。在階下奏了起來。樂止。那值殿的八個小道士慌的在正面設下一個坐位下來。長風坐了下去。鼓聲如雷響的一般。敲了兩下。帶出去的那些婦女。重行又從四面帶了進來。十三個一班。上來朝拜。長風長風的面前。放着四十八塊銅牌兒。每牌上都鑄着一個小道士的名字。在那數千名婦女之中。選出四十八個來。每人給她們一塊銅牌。在廟中服半夜香。又選出四個絕色的女子來。陪着自己。他說這四個女子命運極好。他要給她們求福哩。那些不留的婦女。一齊出廟。紛紛的回去了。等待她們一齊出去之後。大門便和鐵桶也似的關了起來。此刻便有兩個小道士。走到畫眉兩個的身邊說道。你倆在這裏。不要亂自走動。再停一會。我們老道祖便出來。給你求福了。畫眉答應着。不多時。那四十八個小道士。一個人領着一個婦女。到後邊去了。最後長風領着那四個女子。也到後面去了。畫眉等他們一齊走了之後。很注意的在大殿上。打量一下。更沒有一個人影兒在着了。便是那班弄樂器的小道士。也自退出去了。所有的除却她和成龍兩個以外。更沒有第三個了。她很快的溜到神前。將紅盒兒抓到手中。打開一看。只見一隻晶瑩明潤的五龍鐺。端端正正的放在裏面。尹畫眉在小時候。曾看見過這鐺的。今日見了。自然是認識的了。她很快的將鐺揣到懷中。仍然將紅緞盒兒蓋好。放到木架上。面退到原位。附着成龍的耳朵。低聲說道。你在這裏。不要走開。讓我到後邊去。探望一下兒。成龍忙道。你要小心一些啊。不要大意。上了他們的算計啊。畫眉點頭道。我自理會得。不用你來給我擔憂了。她蹣手蹣脚的。走到後面的腰門面前。腰門已經關好了。她在脅下。取出一張七寸長的七首來。將腰門輕輕的撬開。走了進去。乃是一條很長很狹的小弄。兩邊的牆壁上。有許多的小窗兒。皆透出些燈光來。畫眉挨次從兩邊的窗子向裏面望去。只見裏面擺着一條龍的床鋪。頭尾啣接着帳幕。皆已放下。祇見一雙一雙的男女鞋兒。擺在床前。更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狎褻聲音。由裏面飄了出來。更有一種口口的聲音。聽得人肉麻心醉。所幸畫眉是一個不知不曉的小孩。聽到這一種聲音。不覺得什麼感觸。如果是一個有知有識的人。聽見可不得了咧。尤其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們。聽不得一聽到這種聲音。那便要立刻得了一個半身不遂的毛病。軟攤下來了。閑文不贅。再說尹畫

眉見了這種情形，聽到這種聲音，不禁好生詫異道：「看這個樣兒，一定是那些小道士和那些婦女在裏面的了。但是在裏面究竟是幹什麼的呢？倒是一個不可解釋的事情了。（不怕你伶俐過人，這個小問題，你便不容易解決哩。）不問他，且尋那個老道士的所在罷。」他慢慢的順着那條狹巷，走了一會，又過了好幾個灣子，纔到一個暗房的面前。那暗房原是三間，一明兩暗，門已閉起來了，祇聽得西邊一個暗房有人說話，她逼近來，貼到窗口上一望，只見長風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正在那裏說話哩。那個女子淚流滿面，低下頭去，却不做聲。長風右腿支上左腿，一隻腳懸空的搖晃着，右手掀着虬髯，一聲獠笑道：「姑娘，你答應我，你答應我，好處多哩。現在我不妨先說上幾句給你聽聽吧。我實在是愛你，你和我幹過了那個勾當之後，我便將一隻希世的寶貝，五龍錫，送給你戴咧。那個女子背過面孔去說道：「誰希罕那個勞什子呢？你快放我回去。」是正經，長風微笑着，究竟還是一個孩子家，竟說那寶貝是勞什子。那是皇家的御寶，不知道費了我多少心血才得來的。（有此兩句，證實是長風盜的了。）你可知道，那寶貝能夠替人生死哩。那女子聽得忙道：「不問他怎樣的好法，我是不要的，我要回去。你不要做夢吧。你想我依從你，比登天還難咧。」她說着，星眸中不禁的珠淚成串兒滾了下來了。長風大聲說道：「你真夠不肯答應我嗎？那女子接口說道：「我自然是不答應你啊，你還敢怎麼樣我嗎？」長風霍地站了起來，將掛在壁上的那一柄寶劍，嚓的拔了出來，睜圓二目，怪叫一聲道：「你這小婆娘，還敢和我倔強嗎？她見了那一枝寒光逼人的寶劍，不由的倒退兩步，雙袖遮着粉面，哽哽咽咽的，不敢出聲。那個長風正待來強逼那個女子，忽然怪叫一聲，拋去了寶劍，撲通倒下，咽喉上插着一柄七寸的匕首，鮮血直噴，不能動彈了。那個女子見了這樣，越覺驚慌萬狀。尹畫眉推開窗子，飛身進來，拾起長風用的那枝寶劍，在長風的頭上一揮，一顆頭便落了下來。她抓起長風的首級，向那個女子說道：「他已經被我殺了，你快些逃走罷。那女子嚇得連話都答不出了，軟手軟腳，不能移動一步了。尹畫眉走過來，將她從地上扶了起來，說道：「有我在這裏呢，你不要害怕吧。你大着膽子，隨我一同出去罷。」那女子連聲稱謝着，隨她一同出來了。她到了前面的大殿上面，對范成龍將方才的事情說了一遍。范成龍忙道：「那麼那些小毛道，一定在幹的不好事情啊，何不趁此殺他媽的一乾二淨，不

是省得在這裏害人嗎？尹畫眉道：「可不是麼？你在这裏候着罷，看見有小毛道逃了出來，你便將他捉住，做了罷。」他一手握着寶劍，搶到兩邊秘密宣淫的所在，見一個小道殺一個，見兩個小道殺一雙，那些小道士有的正在得趣的當兒，飛去了腦袋，有的春興方闌，落下了頭顱，有的歡娛未洽，嘆白刃之無情，有的滋味已嚼，噴碧血令送命，（絕倒對仗工穩之妙句，未知著者從何處想來的。）嚇得那班聯歡的神女，薦枕的巫娥，赤條條一絲不掛，掩掩遮遮，光滑滑五大皆空，藏藏躲躲，啞那些酸文腐句，不是小說家所宜有的，再說尹畫眉將那班小道士殺得一乾二淨之後，這才和范成龍悄悄的回山，到了第二天早晨，這個消息傳開去，將樊家集的人們，驚得呆了，誰也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緣故啊！他們一齊擁到廟裏，仔細的一調查，這才知道長風老道的黑幕，他們不由的齊聲念佛，都道惡人天不能容的，他們公議之下，當日便將那座堂皇富麗的赤身大帝所居的大殿，和後面的暗房，七手八脚，一齊拆除了，便是那位木雕赤身大帝，也遭了無妄之災，大家一齊動手，你一斧，我一刀，頃刻間分成十數瓣兒，點起一把火來，實行火葬，他老人家的遺骸了，惟有那位樊會宗員外，倒十分感激這位赤身大帝哩，他如果不遇到這位赤身大帝，便要斷嗣無後了，這一來，他有了孫子，什麼話都說得響了，大家明知他的令孫，是赤身大帝的座下，那些小道士造出來的，却不敢當面揶揄，祇好在背後咕噥笑話罷了，樊會宗便給他那位令孫，定名為家聲，日後還有許多的把戲哩，在下不妨大概給讀者介紹一下子罷，這位樊家聲到了十六歲上，便是一個大漢了，生性暴戾，一言不合，便要和人動武了，不料給他在三天之內，打死了兩個人，這兩場人命官司打下來，可將樊家打得臺盡囊空，拆家賣產，一貧如洗了，這個樊家聲耐不了貧苦，便流為匪盜，犯案被捕殺了，（筆下霜鋒，更不會放過一人。）這些閒話，不歸本書交待小子的，也不必去細細的敘述了，如今且說尹畫眉和范成龍回到山上，時已午夜了，他到了參悟室的門口，一張只見太清坐在木榻上，盤膝合掌，正自入定，他兩個立在門外，不敢驚動，屏氣凝神的候着，不多時，太清微微的抬起頭，向他倆說道：「進來罷。」他倆這才敢進去，一齊跪下，尹畫眉叩頭說道：「求師父寬宥弟子等，為報深仇，所以歸來遲晏，太清微笑道：「復仇報德，皆是正經的事情，老僧怎能罪怪你們呢？眉徒的大仇得報，老僧好生欣喜。」

你將仇人的首級送到你的父母的陵墓上祭奠一回吧。也不負你爲人子的孝心。尹畫眉一面稱謝。一面在懷中取出那一隻玉鐲。呈與太清。太清把玩了一回。仍然遞給畫眉道。這鐲本來是一付的。如今祇贖一隻了。你且收藏好了。這鐲便是你的婚姻重要的物件。誰有那隻鐲。他便是你的……他說到這裏。一眼瞧見了范成龍。站在傍邊。便咽住不說下去了。（寫得奇怪。閃爍如梵燈鬼影。）改口說道。你可將我的話謹記在心。切切不要忘記了。尹畫眉叩頭答應。面上薄薄的露出一層淡紅的顏色來。（寫得入神。）太清又道。眉徒。你如今不要再担攔了你的父母陵墓在東直門外梅花塢邊。你此刻動身。今夜還可以趕到咧。畫眉打了一個稽首。提着首級。便要動身了。太清忙道。眉徒。你在我這裏。有六年之久了。你服事我一場。這是第一次下山。爲師不能免俗。那一柄鳳羽雙鋒刀。你時常向我說。很合你手使用的。你便將那柄雙鋒刀。帶着防身罷。下山之後。要是沒有什麼事情牽延。早一些兒回山。爲要。尹畫眉唯唯的答應着。動身走了。自從他走後。范成龍非常的寂寞。到了第三天晚間。他便對太清說道。弟子到這裏來。已有三年多了。還未曾回去過哩。老人家可否准允弟子回去探望探望麼。太清點頭道。回去探望。是可以的。但不准久延時日啊。眉兒回去了。你再回去。我這裏一個照應的都沒有。成龍連連的答應。太清又道。眉兒。我送你一柄雙鋒刀。你下山爲師自當要循例送你一樣東西的。范成龍不待他說完。便道。你老人家不要客氣了。別的東西。送給我不敢要。我祇要那一條十三節的虎尾鋼鞭。因爲那鞭。我用的很合手的。而且使用起來。家數又比別的兵器使得多。太清笑道。好好。我正是將那條鞭送給你的。難得你也願意用牠。你便帶去罷。可是那條鞭。是你暫時的防身傢伙。終久的防身兵器。將來有人送給你哩。（預伏歐陽長子贈劍事。）范成龍拜謝了。取得虎尾鞭。動身下山了。他一路上暗自尋思。我離家之後。三年多了。不知我家現在是什麼狀況了。那個侯氏。實在可惡。我此番回去。必然不能和她輕輕的罷。手哩。不。我又錯了。我不是時常聽得我的師父對我說嗎。不念舊惡。那才是君子哩。我回去且看她怎麼樣兒對待我。她能夠待我不失父母的道理。我便不咎既往了。萬一她仍然那樣的鄙視我。凌虐我。我便小小的懲治她一下子。叫她知道我的本領。不敢再來怎麼樣的對待我。便算了。（可是偏不從他的話上來。）他到了五更將近的時候。已經

趕到范家村了。到了自家的門前，只見一對高脚的燈籠，明晃晃的點着，有許多人等，走出走進，十分忙碌。成龍好生奇怪，仔細朝那一對燈籠上面一望，貼着徐府壽事四個大字。范成龍好生納悶，難道在我走後，她將一宅房子賣給別人家了麼？他站在門邊，留神的望着，那些進出的人們，却一個也不認識。暗道：不對，不對，我且到隔壁三叔家裏問問究竟去。

【評】長風等罪大惡極，終被尹畫眉隻手殲滅，殊令人稱快不置。長風不死於別人之手，而死於畫眉之手，不獨暗含天理，且近人情。太清爲天地間第一解事人，試觀其對畫眉臨行數語，隱隱約約，具有深意。明眼讀者，自當點首會悟矣。

第九回 狗苟蠅營媒婆翻妙舌 鵲巢鳩佔惡霸得嬌妻

他便走到隔壁一家門口，那家大門關着，還未有人起身哩。原來這一家，便是已故的范益高堂弟，名叫范德高。成龍用手在門上敲了兩下子，便聽見裏面有人問道：誰叫門啊？成龍道：是我，請你開一開門，只聽呀的一聲，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揷着衣服，趿着鞋子出來，揉揉睡眼問道：你這漢子，老清老早的來敲門，幹什麼？成龍道：德三老爺子在家嗎？那人皺眉說道：你找他老人家幹什麼？他老人家現在在生病呢。成龍道：他老人家幾時不適的？那人道：休題，休題。題起來，真要令人氣煞了哩。他老人家爲着東大門裏益大奶奶改嫁的事情，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現在竟自睡倒了，有三天不能喫一碗水下肚了。看官，那侯氏自從成龍失蹤之後，毫不介意，倒覺得丟了一根眼中的鏽釘，有了范成龍在家裏，什麼事情皆有障礙的，難得他已失蹤了。她自然深自慶幸了，更不會派一個人出去尋找成龍的下落。成龍的族家，聞得成龍失蹤的消息，大家好生喫驚，各家派人一同四出去尋找，可是杳如黃鶴，不可復得。那個侯氏在成龍失蹤三個月之後，便和一個出名的刀筆訟師，徐鐵嘴勾搭上了。這徐鐵嘴本是范益高切齒痛恨的一個人，他住在范家村的東邊，徐八家莊上，莊上除却徐鐵嘴，祇有八家，題起這八家的根底來，倒也希奇，而又可笑哩。乃

是娼、優、吏、卒、龜、屁、賊、奴。他們八大家一家佔着一個字，祇有徐鐵嘴識得幾個字。做訟師做八大家的首領，不論是誰看見八大家的人們，沒有一個不退避三舍。搖頭苦臉的意思是，不敢和他們對坐啊。常言道：好漢怕賴漢，賴漢怕歪纏。歪纏怕死不丟，死不丟怕不要臉。好漢是一個講道理有體面有本領的人，你和他比較本領，講道說理，他皆不怕。賴漢呢，是一個有體面有本領而不講道理的人，好漢見他不講道理，便怕他了。歪纏呢，比較賴漢更外厲害了。他不獨不講道理，並且不顧體面，一味蠻纏，所以賴漢見他頭痛。至於死不丟呢，格外講不到什麼道理，體面本領那些話了。簡淨的說一句，他便是一條無知無識的瘋狗，除却一點良心未泯外，更沒有一些長處可取了。照他這樣的凶狠，我可說要算天地間第一個很人了。然而不然，比他很的人還有哩。你道是誰？他便是不丟臉，不要臉，不要臉面的傢伙。你想什麼事情不能幹呢？打也來，罵也來，推而言之，哭也來，笑也來，不討便宜便不來。既沒有良心，更不知道天理，死不丟，雖然至死不變，可是尚有一點良心，不要臉沒有良心，所以他才怕他的。不要臉，我可以說是世界上唯一的厲害人。方可膺此光榮的頭銜哩。八大家的人，確個個具有這不要臉的資格，無怪任何人見了他們，肅靜迴避了。（著者皮裏陽秋所罵者，實不止八大家也。）週近的村莊上的首領，誰都不敢和徐鐵嘴做對，因為知道徐鐵嘴是一個渾身鐵蒺藜的傢伙，靠不得，靠一靠，不搭去你一塊肉，便要擱去你一塊皮的。唯有范益高在日，却不怕他的。有一次爲着田土的事情和他打了一場官司，鐵嘴走了下風，撈着二十大板，打得他捧着屁股回家。由此他明地裏不敢和范益高怎麼樣，可是暗地却恨范益高入骨。三番兩次想來和范益高尋事，可是范益高爲人磊落光明，更沒有什麼隙縫給他尋着。等到范益高去世之後，他便蠢蠢欲動，想報前仇。不上兩月，范成龍失蹤的消息又傳到他的耳朵裏了。他暗道：眼見這一份偌大的家私，沒人消受，難道望着被族家分掉了麼？不趁此時，去設法將這一份財產撈到手，更待何時呢？他打定了念頭，便和他的表妹王大嫂商量，請他去作介紹人。王大嫂一向是做媒婆的，一張嘴簡直可以算是說進了六國。她當時將胸脯子拍得震天價的說道：你放心罷，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辦便了。她負着這一個重大的使命，便到范府裏來下說辭了。侯氏向來和她認識的，王大嫂知道侯氏歡喜人，給高帽她戴的。

每次來。太太奶奶。喊上八對籬。三水缸。將一個侯氏。喊得心花怒放。十分快活。便將王大嫂認爲一個極有趣的人。送東送西。都不叫王大嫂空手出門的。這一次。王大嫂又來了。侯氏正在後面和幾個親戚在擲骰兒哩。王大嫂坐在客室裏面。不去驚動她。不會子興盡散場了。侯氏啣着一根旱烟筒兒。跑到客室門口。王大嫂連忙迎了出來。滿臉堆下笑來說道。十多天未曾來請奶奶的。安奶奶的風光。越發好了。侯氏笑道。托你的福。你好吧。王大嫂又着手笑道。承老人家關顧。我們一年三百六十日日窮忙。祇求一個暖衣飽食。那便是莫大的福了。談不上好不好啊。侯氏笑道。近來你的媒生意想來一定是不錯的了。她笑道。奶奶又來談笑了。這做媒怎麼能夠算是生意呢。這不過是兩方面都和我認識。我爲兩家好的。便出來給他們撮合的。更沒有什麼黃金白銀的酬勞。侯氏說道。這也難說。像你這樣不愛錢。不愛鈔。有幾個呢。常言道得好。要得媒婆不要金。除非貓兒不喫腥。你想貓兒有幾個不吃腥呢。王大嫂笑道。奶奶這話何嘗不是。但是也有貓兒不吃腥的。這不吃腥的貓兒。是癡貓。更有一個比喻哩。貓兒不吃腥。世上的女人不偷情了。（你看她得隙便入。却是一個銳嘴的賊婦。）侯氏笑道。和你說說。便說到亂話了。王大嫂笑道。我這才是真正的實話啊。侯氏笑道。你的真話多咧。中飯吃過了嗎。（忽然插入此句。可謂兔起鶻落。不可捉摸。）王大嫂說道。我們小人家三頓茶飯。是比較人家吃得早的。早晨起身。太陽出山。吃一頓。太陽正中。吃一頓。太陽落山。又一頓。小人家吃夜飯。不點燈。大人家吃飯。二三更。奶奶只怕中飯還沒有用過了。侯氏道。沒有且隨我到裏面房間裏去。嚐風鷄和羊脯去。王大嫂道。累次來叨擾你老人家。像一回什麼事呢。侯氏笑道。不要說這些小家子的話罷。在這裏吃一些鮮味兒。又算什麼希罕呢。走吧……王大嫂趁勢便隨着她一同到了她的房中。陪着她用了中飯。她吃了中飯之後。躺到一張虎皮的軟椅上面去。指着床上說道。奶奶蓋的。便是那兩條薄如耳朵的被兒麼。（從薄被入手。王大嫂真會說話。）侯氏道。你却不要瞧不起。那兩條薄被兒。我告訴你罷。那兩條被兒的裏面。不是棉花啊。王大嫂故意說道。奶奶又來了。你老人家說裏面不是棉花。難道別的東西。還能做被胎兒嗎。侯氏笑道。這也難怪。你不知道啊。你們也不會見過啊。這被胎兒。是絲棉翻的啊。看起來是很薄的。但是蓋到身上。不獨輕鬆。而又溫暖咧。王大嫂笑道。奶奶不告

訴我。我那裏知道呢。但是我兀的有些兒不大相信哩。像這麼消而且薄的被兒，任牠怎樣的溫暖，一個人睡覺，總有些寒冷的啊。（一個人三字，直戳侯氏之心。）侯氏道：「現在是春天了，還不覺得怎樣的寒冷，在去年的冬天，腳下還有一個湯婆子哩，仍然有些寒氣咧。」王大嫂笑道：「好哇，這話我才相信哩。我們家這種絲棉的被兒，固屬沒有那麼大的福氣盡了，可是大扣子爺回來，和我在一床上睡覺，祇有一條破棉被兒，他在家裏，倒不覺得什麼樣兒寒冷，他不在家，我便要挨凍了。我這樣的想起來，男人丈夫，除却賺錢之外，還有這麼一層好處哩。」（語語足以打動侯氏之心。）侯氏聽得嘆了一口氣，半晌纔說道：「王大嫂的話雖然不錯，可是我那個死鬼在日，我一天熱熱親親，恩愛愛的日子，都不會過過的，有他和沒有他是一樣的，不瞞你說吧，每天夜裏，同床不同被，共薦不共枕，那些夫妻的好處，（什麼好處，倒要請教請教哩。）我發誓也不會得着過哩。」王大嫂也自嘆了一口氣，說道：「像奶奶這樣的輕輕年紀，委實是……她說到這裏，便咽住了。侯氏聽得，挨身過來，拉着王大嫂的手，低聲說道：「大嫂，你可算我一個知心的人咧。你說的話，我很佩服的。我現在雖然飽衣暖食，有得著，有得用，可是實在是一個孤獨的罪人。」王大嫂忙道：「奶奶，我可要對奶奶說一句道地的話哩，一個人要受罪，自然是有罪受的，不要受罪，便沒有罪受的了。奶奶有錢有勢，要怎麼幹，便怎麼幹，更沒有一個人來管束你老人家的。你老人家所說受罪，那簡直是老人家自尋罪受的了。」侯氏聽得，不禁笑道：「你的話不錯，可是我雖然不想受罪，可是又有許多的難處哩。」王大嫂說道：「奶奶，只要不願意受罪，那麼，我便能包你老人家的。」侯氏聽得，手上加上一把勁，握着她的手腕，說道：「好好，你怎麼來包我不受罪呢？」（一派含糊隱約之詞，不知王侯二人如何說得出，如何想得到，著者更如何寫得到。）王大嫂便附着她的耳朵，輕輕的說了一回。侯氏微笑搖頭道：「雖然承你的美意，關顧我，但是那個傢伙，我却有些兒怯懼哩。」侯氏說到這裏，王大嫂忙道：「奶奶，這話差了，他為人精明強幹，有膽有識，什麼事情，他都會幹，不獨名震一方，便是在週近五十里之內，更沒有第二個人有他那樣的好學問了。」常言道：「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為名高，名傷人。」他在那麼大的能為，被他壓倒的人們，在背地裏，不免要捏造出許多的謠言來，破壞他的名譽，其實捉風捕影，一些兒實在的根據也沒有的，他更有一種好處，身體強

壯對於婦女們，很會用功夫的。見了女人像棉一般地軟，羊一樣的馴，別一個能和奶奶說不實在的話。我王大娘對奶奶說一句謊話，阿彌陀佛，奶奶待我這樣的好，我還忍心害理的來欺騙你老人家，我不是要下十八層地獄嗎？奶奶儘管放心罷。如果事後有一樁一件不合奶奶的意，我王大娘兩脅下面，更沒生出翅膀來，可以飛去的。到那時，隨便奶奶怎麼樣來責罰我罷。侯氏嗤的笑道：「不要說這些話，我也知道你的爲人的。這事你辦吧，成功了之後，我却不要白使你的。」王大嫂笑道：「祇要奶奶和他恩恩愛愛的過着快活日子，我便開心了，更不望你老人家賞賜我些什麼東西的。」他當天晚間回來，便將侯氏答應的話兒，對徐鐵嘴說了一回。徐鐵嘴聽得這一喜非同小可，忙對王大嫂說道：「這事成功之後，我都有大大的禮物贈送與你，聊報你撮合的大德。」王大嫂披着嘴笑道：「那是應當的啊，無功不受祿，受祿必有功，我有了這麼大的一番功勞在先，受你一些兒贈餽，問心也無愧啊。可是有一句話要對你說哩，便是切莫要新人過了房，媒人擲過牆，那個頑意兒，你可幹不得啊。你如果那樣的幹，老實些對你說一句罷，我便不來怎麼的對待你。到那時，老天也要來爲難你哩。」徐鐵嘴沒口價說道：「好妹妹，你直放心罷，你看爲兄是那樣的忘恩負義的傢伙嗎？」王大嫂笑道：「你不要認真啊，方才我的話原來是和你說笑的啊。你那裏便肯幹到那一齣呢？你到那裏去，第一要哄着她，不要逆着她的意思，那便得了。」徐鐵嘴道：「那個我自然理會得，只要我能夠進了她的門，還愁她不來相信我嗎？」王大嫂道：「要這樣才好。」他倆又談了一回閑話。王大嫂這才回來，到了第二天的晚間，王大嫂便領着徐鐵嘴悄悄到范府裏來會晤侯氏了。他倆交談之下，祇恨相見不早，到了魚更三躍的時候，他倆攜手入幃。侯氏便低吟道：

花徑已經綠客掃。

蓬門今又爲君開。

（讀者如果會作詩的，讀了方纔這兩句詩，一定要迴腸盪氣，悠然神往哩。侯氏笑史曰：景星可稱爲改攬大家。）看官這兩句詩，小子在啓蒙的時候，好像在什麼詩集上讀過的，不過微有些兒不同之處。那兩句是：

花徑不會綠客掃。

蓬門今始爲君開。

那位教我們書的老夫子，也會將這兩句詩細細的剖解給我們聽的。他老人家說：「花徑者，探花探花看花之路也。不

會者沒有也。緣者因緣也。緣客掃者因爲客來而掃去探花採花看花路上之草茨也。蓬門者茅草編成之門也。蓬者蓬蓬也。取其蓬蓬如亂髮之貌也。茅草之與亂髮也有相似之處焉。今者今天也。始者開始也。爲君開者因爲你今天纔開放此蓬蓬如亂髮之門也。我們那時聽得他老人家破釜沉舟那一番剖解。照理應該澈底明瞭了。但是冥頑不靈的我。仍然有些兒懷疑。我想上一句。倒有些兒道理。花徑不掃。或者是他家小僮偷安躲懶。不去掃看花的道路。也是一說。但是下一句。我便大惑不解了。蓬門今始爲君開。今始兩個字。據我們那位老夫子說起來。作方纔講。難道他家一向是關起門來過日子嗎。想要關門過日子這一層事。我更不能明白了。蓬門沒有開過。難道在造屋的當兒。便將這位老先生預先關到裏面的嗎。不然怎麼會說出今始的兩個字來呢。今始是至今爲始。顯係在今始以上的時候。從未開過這蓮門的了。我便根據這今始兩個字去請教那位老夫子。可是他老人家也會給我問得瞠目結舌起來。停了一會。他老人家纔文氣衝天的哼出一句道。孺子不可教也。那時我的心絃上面的疑雲不禁又浮起一層來了。我想老夫子說我不可教。這一定是我不明白這兩句詩的原理罷。我便將這兩句詩兀自擺在心頭。鑄在腦海。用很深的探討智力。十二年未嘗稍懈。結果仍然未曾得到一個圓滿的瞭解。直到撰小說撰到侯氏入帳。微吟這兩句。花徑已經綠客掃。蓬門今又爲君開的詩。我這纔明白這兩句詩的用意。我想做這詩的朋友。一定是一個處女。新婚那一天做的。絕對不是男人的口吻。讀者們不相信。祇看侯氏改攬的兩句詩。觸類傍通。便可以了解一切了。閑話太多。讀者們便要討厭。書歸正傳。再說侯氏好夢重溫。那一種快樂。斷非小說家的禿筆所可形容出的來。他倆同衾共枕之後。如膠似漆。恩愛十分。從此朝去夕來。度着那種啞子拾着金元寶。告訴不得人的快活生活。轉眼一月。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不爲。天下事沒一件可以瞞人長久的。他倆幹這種勾當。侯氏對於家中的用僕。諄諄的告戒。不准到外邊去張揚。那些僕廝雖然守口如瓶。無奈左右鄰舍的目光如電。不久大家便一根一底澈底明瞭這一回事了。他們不免在暗地裏竊竊的私議起來。有的說。那個徐鐵嘴是一個壞到骨頭的傢伙。大家不要去惹他吧。各掃自家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的說。這皆是侯氏的不是。肉不臭。不會生蛆的。有的說。他敢來強姦寡婦。謀吞遺產。

我門姓范的也不是饒人之輩。這祠堂上的光輝，難道給這個雜種遮掩了嗎？這些話，難免不傳到徐鐵嘴耳朵裏的。徐鐵嘴道：「我想這件事，偷偷摸摸的幹下去，終久不對啊。而且這件事，又是犯法違章的，萬一給他們拚到官裏去，我可要走下風了啊。不如這樣吧，和他爽性明地上成了事實，到那時，誰也不能來管我們的了。他便將外邊風聲不好的話，對侯氏細細的說了一個究竟。侯氏便道：「於其受那班皮外的雜種烏氣，我倆便大明大白的做了事，看誰敢來碰碰牙兒。她和他商量定了，便在最近期裏，成婚了。范益高的族家見他倆爽性弄得明了，他們自然是要反對啊。大家公具一張呈狀，到揚州來告徐鐵嘴。誰知徐鐵嘴早知他們有此一着了，他預先用銀子將衙門上下買到了。范家族人投上去的狀子，給司文書的狗頭吏，將狀詞中攔起來，不給上司知道。范家族人見揚州道兀自不會有什麼表示，便再上一封呈狀，仍然被他從中攔起來了。就此一連給他攔起七封呈狀，范家族人見揚州道兀自不會有什麼表示出來，他們不知其中的究竟，深恐觸動了揚州道的怒氣，便不敢再上呈狀來催了。倒讓侯氏和徐鐵嘴兩個，大紅大紫，做了事，了其中，却氣壞了一個人了。你道是誰，却原來是范德高。」

【評】敘事易描寫難。本回寫王大嫂至范家作說客，口吻神情，活躍紙上，尤以俚言村語，不知著者從何處學來。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王大嫂係一媒婆，六婆之一，苟侯氏不與之親近，尚不致此也。嗚呼！三姑六婆，可畏也已。

第十回 似曾相識小子復歸來 無可奈何壽翁遭毒打

范家高字班輩，要算最長的了。祇有益高和德高兩個。如今益高去世，當然是德高最長的了。侯氏幹出這樣的沒臉事來，對坐的，又是徐鐵嘴，官裏更沒有什麼表示出來，將一個范德高，氣惱成病，臥床不起了。徐鐵嘴和侯氏事成之後，便實行同居了。在四月初一這一天，却正是徐鐵嘴四十歲的壽辰。他大事鋪張，預備做壽了。再表范成龍聽得那個家人的話，忙道：「他老人家的病房在後邊，還是在前面呢？那個家丁連連的搖手道：「不問在前面，或是在後邊，他此刻是不見生客的，請你回去罷。我給你老人家，達到一聲，便得了。范成龍道：「煩你進去通報一聲吧。便道：「你的姪兒成

龍回來了。他必然肯讓。我見他老人家的。那個家丁忙朝范成龍上下細細的打量。一下子說道。你便是東大門內的大少爺嗎。你老人家到什麼地方去的。累得我們尋得好苦啊。范成龍道。此刻說起來。也一言難盡。煩你快些兒進去通報一聲罷。那個家人。脚不點地的進去了。不多時跑了出來。向成龍說道。快些進去吧。太爺在東客室的臥榻上面。哩。成龍便到了東客室裏。只見范德高倚在一堆兒軟枕上面。雙頰突出。二目沒神。瘦削得和垂斃的人們差不多。范成龍叩了頭。起身坐到范德高的榻邊。雙手扶着他的背心。低聲喚道。三叔。你的姪兒成龍回來了。他伸出一雙手。瘦黑的如鷄爪一般地。捧着他的面孔。仔細皺眉望了半晌。才說道。你是成龍嗎……（嗎字是描寫其驚喜之神態也。）成龍流淚道。孩兒正是成龍啊。范德高聽得。忽然縱聲笑道。好了。好了。天也見憐。叫我的孩子回來啊。（此笑尤甚痛哭。）孩子這三年多的時光。你在那裏度活的啊。成龍便對他自己的遭遇細說了一遍。他鬢然坐起來。拉着他的手。用着白多黑少而又無光的眼睛。對他呆呆的望了一回。纔說道。我的好孩子。據你說你有一身絕大的武藝。了。成龍正待答話。他忽然掙扎要下床去。成龍忙將他按着說道。你老人家保重一些啊。他搖搖頭。喘吁吁的說道。不。不。我和你到東大門裏去。殺掉了那一對姦夫淫婦。那麼我那已死的益大哥在九泉之下。也要瞑目的了。孩子。你是我們范家的子孫。你便應該聽我的話。益大哥他在陰間也要發笑了。我的好孩子啊……（人於極傷心時。神經受到過分的刺激。自然有錯亂的言語出來了。）成龍到此刻已有八分瞧科着了。不一會子。范德高夫人和女兒。另有幾位親眷。一聽得成龍回來了。她們又驚又喜。一齊擁到病室裏來看成龍了。德高的兒子成明也自進來了。成龍一一和他們見禮。德高的夫人馬氏握着成龍的手。哽咽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寫得有聲有色。可歌可泣。）那幾個女眷也自悽慘起來。成明便問成龍失蹤後的情形。成龍便將以上的事情。又對他們細細的說了一遍。他們又驚又喜。成明尤其是欣喜異常。拍着屁股跳起來。說道。祇要我的兄弟回來。今日便去趕走了那一對姦夫淫婦。他敢來霸佔我兄弟的財產嗎。不拚上一個他死我活。誓不甘心。成龍便問侯氏的事情。成明便將侯氏招贅徐鐵嘴的話。細細的說了一回。將一個范成龍聽得將一股無名的怒火。高發三千丈。一時按捺不下。冷笑一聲道。她竟敢幹出這樣

的事情來嗎。我范成龍不回來。萬事全休。我既然回來。三叔三嬸。以及各位親戚前輩。請放心吧。自然有顏色給他們。看便了。范德高聽得他的話。只喜得手動足搖。險一些兒栽下床去。（絕倒）連道：能報仇。便算我范家的子孫。好孩子。好孩子……成明道：賢弟。休要性急。難得你回來了。什麼事情都好。出頭辦了。可是今天正是那個雜種。四十壽辰。估量着一定有不少的狐羣狗黨。來給他賀壽哩。我們勢孤力薄。和他們動起手來。一定不是他們的對手。不如穩且耐着性兒。等那賊將壽做過了。再和他算帳罷。范成龍道：大哥。不要儘在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罷。休道那班狐羣狗黨。便是天神天將。我也要。去和他們拚拼。一下子。成明忙道：你不要以意氣用事啊。雙拳不敵四手。好漢只怕人多。我想今天和他見高下。是可以的。但是多少都要預備些接應的人們。在後面。這事才好辦哩。不然便要吃他們的苦了。范成龍道：不須。不須。到那時。你們看罷。成明那裏肯聽他的話。便要出去。集人來。做成龍的助手。成龍搖手說道：大哥。你休要亂來。喊了他們來。人多反要岔事哩。到了午牌的時候。讓我一個人前去。斷沒有什麼意外之變的。你們都請放心罷。成明見他執意不要人幫助。只得暫且不去。集人。午牌一到。范成龍換下一身斯文的衣服。暗藏鋼鞭。向成明說道：我到那邊去了。你却不要亂去請人啊。成明嘴裏雖然答應着。等他一動身之後。他立刻將范家村老少漢子。集了有四十多個。在他家門房裏。他自己以拜壽爲名。到東邊來探聽消息了。再說范成龍到了自家的門前。早有四個招待人客的傢伙。當着他。是賀客中的一份子哩。（誰知還是一位晦氣星哩。）他們彎腰曲背的請他進去。此刻賓客盈門。笙歌聒耳。熱鬧異常。范成龍走到大廳上面。早見侯氏和一個四十左右的傢伙。並肩坐在一席上面。有許多的賀客。連肩搭背的來給他拜壽。范成龍便向另一個賀客問道：坐在第一席上的那個人。便是壽翁嗎。那人點頭道：他正是徐大老爺啊。范成龍眼中冒火。搶進一步。到了徐鐵嘴的身邊。徐鐵嘴只當他是一個賀客來敬自己的酒哩。他連忙站起身來說道：不要客氣了。話由未了。冷不防范成龍一伸手。揪着他的後領頭。往上一拎。大聲罵道：好雜種。你可認得我范成龍麼。（聲如霹靂。徐鐵嘴聞之。雖不魂飛。亦將膽破矣。）徐鐵嘴四爪懸空。聽得他的話。不由的驚得呆了。侯氏見了范成龍。依稀還有幾分認得哩。嚇得她雙腿搖鈴。趕緊站起身來。預備溜了。范成龍張目。

大吼道：好賊婆娘，你敢動一步！他說着，霍的在腰間掣出那條虎尾的鋼鞭來。這一挑，那一席酒菜，連檯面翻了一個倒栽葱，嘩啦：嘩啦……呼嚕嘹察，一地狼籍，不能逼近。徐鐵嘴大聲說道：有話說話，何必這樣動手動腳，幹什麼呢？范成龍道：和你說的話，正多哩，你不要着急罷。他忙道：有話說，也該放了我說啊。像這樣，拾小雞也似的，我徐鐵嘴有生以來，還沒有受過人這樣的侮辱哩。（死到臨頭，還要說幾句不倒尸首的話，真是好笑。）范成龍正待答話，早見那班豪奴惡僕，執刀舞棍，聲勢洶洶，勢將用武。齊聲大叫道：快些放下了！徐大老爺，有話說話，如果這樣的蠻橫，休怪我們動武了。到那時，你便後悔也還來不及了。范成龍大叫一聲，將鞭揮動，衝過來，打得那班豪奴惡僕，頭破血流，東逃西散。沒有一個敢再來掙扎，一下子了。那一班孤羣狗黨的賀客，見勢頭不好，一個個脚下揩油，想逃走了。范成龍怒目高聲道：誰先出門，我便打誰。那些賀客聽得，嚇得連忙一齊立定了脚步，一個人也不敢亂走。范成龍放下了徐鐵嘴，拍的一掌，打在他的後腦上，他身不由己的往前一傾，跌了一個狗吃屎，並且磕落了兩隻門牙。他捧着下頰，殺豬般地狂喊起來。范成龍道：不要在班羊充象了，趕快給我跪起來。你家小太爺，有話問你哩。他聽得那敢違抗，忙起身，直挺挺的面朝裏跪着。成龍道：面要朝外。他聽得來不及，掉過身軀。范成龍走到侯氏的身邊，一把抓住了她的頭髮，提到徐鐵嘴的身邊，喝道：賤婆娘，也給我跪下來。侯氏到了這時，已嚇得三魂去，二七魄缺，五了，撲地在徐鐵嘴的傍邊，跪了下來。范成龍大聲說道：徐鐵嘴，我且問你，這裏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在這裏鋪張做壽？徐鐵嘴暗想道：這一遭，不想方法脫身，性命要不保了。他忙道：范大少爺，你是一個明白人，我徐鐵嘴也是一個穿衣喫飯講道理的人。我到這裏來，純係是侯氏勾引我來的。至於和他結婚，自己做壽，皆是侯氏出的主意，與我一些兒關係也沒有。（說得何等，的便當啊，祇怕范成龍不信你的話吧。）話猶未了，劈劈拍拍，徐鐵嘴的尊嘴和范成龍的手接觸了一陣子。（笑史氏曰：這樣好，打跌嘴該打亮了。）打得他雙手抱着頭，哀告不止。（笑史氏曰：鐵嘴痛極，讀者快極。）范成龍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刁鑽的土崽子，在你家小太爺的面前，還敢來說慌話麼？快一些從實說了出來。徐鐵嘴被打，忍痛不過，只得將自己的密謀，一齊宣佈出來。范成龍笑道：難得你這樣的看得起我們范家啊，感激得很。如今你且耐

着性兒候着吧。馬上我便來答謝你的大恩了。他說着，又向侯氏問道：「賤婆娘，我父親的靈位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低下頭去，一聲也答不出了。」范成龍又道：「快些說啊，不聲不響，難道便和你算了麼？她那敢回話。」六月裏蛤蜊抵死也不肯開口的了。范成龍更不再問，一伸手抓着他的頭髮，用力往後面一扳，用鋼鞭向她的口中一搨，不獨那一口的牙齒一顆不留的一齊搬了家，便是那條比較人長的舌頭給他這一搨，也自搨得倒捲起來了。（痛極快極）鮮血直流，狂喊起來。范成龍道：「喊什麼？敢是搨得還痛快麼？不痛快，再搨幾下子罷。」她聽得連忙噤住聲音，不敢再喊了。此刻范成明帶着一班打手，一齊集到天井裏面了。范成龍便向成明說道：「大哥，你快去辦些桂花湯來，讓我來給壽翁壽婆添壽。」成明聽得，忙命人用溺器去取了兩下子糞汁來，蛆蟲粟碌，捧到他倆的面前。范成龍冷笑道：「我離開這裏三年多了，我家的一切事務，多虧你倆維持照料。我很感激你倆的。這是一些兒微末的敬禮，請你倆用了吧。他倆同聲哀告，再也不敢受他這一敬的。（這一敬委實有些兒不容易受哩。）范成龍道：「休要客氣了，我是霸王請客，休要到那時強迫起來，反而不美啊。」他倆暗想道：「料想不喫不得輕輕的過門的，不如直一直嗓子喝了下去吧。他倆不得已捧着溺器，像酒客飲高粱的一樣，一口氣飲了下去了。不知怎樣，他倆沒有放下溺器，便又從肚皮裏面重行退了出來了。」范成龍笑道：「想是這敬禮不好啊，不然便不會這樣打回票的人來。」給我將她倆細縛起來，到揚州去打對頭官司去。早就跑過三四個人來，拖動繩索，將他倆像紮糉子也似的，細個結實。范成龍又向那一班賀客說道：「難得諸位在這裏，誰是誰非，我想諸位一定是明白的了。請你們一同隨我到衙門裏做一回證人吧。到那時，都要請你們說一句天理良心的公道話哩。他們逼着情面，不敢不答應，只得硬着頭皮，隨他一同到揚州道尹的衙門裏做證人。范家除却成龍，還有許多的族家，一齊跟到衙門做證人。揚州道尹郝林，本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好官兒，他略詢一回，便判決他倆終身監禁了。跟着他受罪的，更有王大嫂和三班首領。出納部的頭腦，王大嫂打了一百板兒，枷號半年。那三班首領，和出納部頭腦五百大板，枷號一年。總算將這一層案子了結了。范成龍等回到范家村，成明便替成龍將那班豪奴惡僕召來，每人給他們一頓好打，一齊趕了滾蛋，重行將那些老僕廝一齊召了轉來，聽候成龍使

用。范德高見大仇報了，心中自然是十分快活的了。不上一個月，毛病漸漸的好了。他便和成龍商議，急於要替成龍訂親。可是范成龍兀自推說年紀幼稚，不願早訂妻室。范德高強他不得，祇好聽他自便了。成龍特地命人在主屋的後面造設一個練功的場所，以備自己練習各門功夫。他在家裏，除却練習功夫而外，又自溫習經史。成日家丟掉書本兒，便弄刀槍，倒也沒有閑功夫咧。這樣過了半個多月，那一天，他忽然想起師父關照的話來，暗道：我臨來的時候，他老人家不是關照我的嗎？如果沒有什麼事，便趕緊回到山上去服事他老人家。如今一些兒事情也沒有了，兀的在家裏廝混什麼呢？趕緊到師父那裏去罷。休要惹得老人家罪怪啊。他便到西邊三叔的家裏，對德高說明了來意。德高聽得便道：孩子，你此刻還到那裏去幹什麼呢？家中又沒有一個正當主子管束他們，成一回什麼事呢？（問舍求田，與掀天揭地，自是旨趣不同的。）成龍便道：我是你老人家嫡姪，和兒子還差多少嗎？我的財產，便是你老人家的財產。姪兒未得師父准許，所以未能擅自在家裏多延時日的。俟我在師父的面前請准了回家的命令，那時自然是要回來的。目下無論如何，都要請老人家和大哥煩一些清神，給我照料照料家務。一切姪兒纔得分身。德高見他執意要去，也便不留他了。成龍回到家裏，便對那些家人吩咐了一番。午後動身了，他順着運河道上向北跑去，到了酉牌時候，已經離高郵不遠了。他便在路傍一家小飯店裏坐下，叫了一盆牛肉，一壺酒，在自酌的當兒，由外邊跑進兩個人來，在他的右邊一張桌上坐下，也叫些酒肉，大嚼起來。一個穿月白長衫的傢伙，舉盃向那穿青色短衣的漢子說道：老三，請你多飲一盃罷。今天的酒是樂得飲的了。假使前天晚間，在潮神廟裏丟去了性命，今天休道酒喫不着了。便是水也喫不着了啊。那一個短衣大漢，呷了一口酒，說道：可不是麼？幸虧我們的胆大哩。不然便要生生的嚇死了。我且不懂那瓜洲的潮神廟，我們一年之內，至少也要經過那裏三四次哩。從來不會聽見過有什麼怪異出的。這一次碰到那一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頑意兒，實在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哩。（奇峯又露）看官，你道他們口中所說的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呢？原來他倆是販布的客人，一個穿長衫的叫陸大，一個穿短衫的叫伍三。他們每年都要沿着運河到江南去販賣幾趟布哩。前天他倆將大布賣完，由鎮江過江，到瓜洲時，天已近暮了。他倆每次從

這裏都要到潮神廟裏來看看他倆的老朋友大愚和尚咧。這一次天又黑了，他倆便到潮神廟裏來尋大愚和尚了。誰知他倆到了潮神的門口，只見廟門已經緊閉了。陸大黠眉說道：「這會天纔一晚，難道大愚便睡覺了嗎？沒有這麼早啊。」伍三便用手在門上敲了兩下子，未見裏面有人出來開啓，更沒有人出來答應。他倆好生奇怪，互相詫異道：「大愚是一個看家的和尚啊，他從來是不到什麼地方去的。今天爲什麼不在裏面呢？」伍三道：「我想大愚未曾出去啊，他如果出去，這門上便應該加鎖。這門上不獨沒有鎖，並且還在門着。我說大愚和尚一定是沒有出去啊，他倆像擂鼓也似的，又狂敲了一陣子，仍然不聽得有人出來答應。」伍三道：「這差不多大愚和尚多喫一盃老酒，在醉倒了，也未可知哩。」我倆且不要儘在敲門吧，且從東邊一個矮短牆爬進去一個，將門放開吧。」陸大道好，他倆便走到東邊一帶矮牆的下面，陸大蹲下身子，將伍三搵上牆頭，伍三跳了下去，轉到大門邊，將門放開，讓陸大進來，重行將門關上。他倆便到西邊廂裏來，尋大愚了。到了西邊廂裏一望，却不見大愚的蹤跡，房裏那一張檯子上面酒肴狼籍，似乎誰在這裏剛剛喫過了的一樣。他倆好不奇怪。陸大道：「大愚不在廟中，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伍三道：「不管他，我們且在他的床上睡下了罷。」他明天橫豎是要回來的。陸大便不多說，他倆和衣往大愚的床上一倒，停了一會，猛聽得大殿上一聲怪吼，將他倆嚇得直跳起來。未知這吼聲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卷下書裏當有詳細交代。

【評】姦夫淫婦如此下場，本不爲過，然較謀財害命之流，尚輕一等。著者筆下賞罰分明，不容有一毫顛倒也。潮神廟之怪事，尙未見其究竟，文字雖偶然過脈，轉眼卽露奇峯。

第十一回 古寺殲神龍英雄得劍 廣場施妙手俠女偷桃

且說陸大伍三兩人在大愚床上，正在朦朧欲睡的當兒，猛聽得大殿上一聲怪吼，嚇得他倆將渾身的十萬八千根汗毛管一齊放了一放。陸大很快的坐了起來，輕輕的一拍伍三的肩頭說道：「老三，你方纔聽見麼？大殿上面是什麼東西發聲的啊？」伍三悄悄的答道：「你問我，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啊。」我倆且起身去望望，究竟是什麼東西，我想這

夜靜更深的當兒，荒蕪古廟，竟會有這一種怪聲發將出來，不是鬼怪，更有什麼呢？陸大道我也這樣的想。他倆說着一齊下了床，溜到窗口輕輕的將窗子推開了一些，向大殿上面望去，只是大殿上紅光罩繞，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在裏面發聲的他倆連大氣也不敢伸一下兒，停了好久的時候，才看見紅光中隱隱約約露出一樣東西來，似龍非龍，似虬非虬，渾身的金甲燦然，他倆心頭撞鹿，不敢再看，趕緊將窗門帶上，爬上床，他倆將被褥蒙到頭上，提心吊胆的一夜無眠。直候到第二天東方日出，他倆這才從床上起身，還不敢毅然出來，先去將窗門推開，向大殿上面端詳了一回，見沒有什麼東西，這才敢開門出來。他倆那敢再在廟中停留，來不及的動身北返了，再說范成龍在小店裏聽得他倆的話，心中疑惑，忍不住便過來請教他倆的名姓，請教過了，便問他倆所遇的究竟。陸大道便將在十二圩古廟裏面所遇的情形對他詳詳細細的說了一回。范成龍本來是一個好奇不過的人，聽得陸大的話，他便暗自沉吟道：聽他這些話，這一定是遇到什麼妖異了。我此刻且慢到師父那裏去，先到江口去探望一下子罷。他打定了念頭，會了店帳，動身向江口而來。到了晚間亥牌時候，已經抵到陸大伍三兩個遇險的這個荒廟的門口了。他只見廟門緊閉，靜悄悄的不聽得一些兒聲音。他身子一幌，上了前殿的屋脊，往下面望去，只見西廂房裏一線的燈光，透露出來。他縱身落地，先到西廂房窗下，從窗縫向裏面望去，只見一盞半明不昧的油燈，擺在床前一張高脚凳兒上面，床上躺着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和尚，面孔朝裏，好像已經睡着了。他便從門裏進去，進了房門，不由他吃了一驚，你道他為什麼喫驚呢？原來他方才在窗外邊望得清清楚楚，有一個老和尚，躺在床上，再等他進了房門，那個老和尚便不在床上了。他好生驚異，暗道：這個老和尚，便是妖怪罷。他在房間裏，留心細細的尋找了一會，仍然未見一些兒蹤跡。偶然回過頭來一望，只見窗門張開了半扇，他這纔明白，暗自說道：這和尚的蜻蜓功不錯啊。在我進門這一些兒空子，他便動身走了，像這樣滑快，如果沒有根基，斷不能有這樣的迅速的。他遲疑了一會兒，猛的說道：啊，我可明白了。敢是這和尚在這裏煅煉什麼兵器的麼？否則大殿上面為什麼發出紅光來呢？我且在這裏悄悄的等候着罷。看他煅煉的是什麼兵器啊。他便在床邊上坐下，不一刻功夫，猛聽得大殿上霹靂也似的一聲狂吼，范成龍吃了一驚。

